

# 論說

## 敬告留學生諸君

中國之新民

某頓首。上書於所最敬最愛之中國將來主人翁留學生諸君閣下。某聞人各有天職。天職不盡。則人格消亡。今日所急欲提問於諸君者。則諸君天職何在之一問題是也。人之天職。本平等也。然被社會之推崇愈高者。則其天職亦愈高。受國民之期望愈重者。則其天職亦愈重。是報施之道。應然不得以尋常人爲比例。而自諉者也。今之中國。岌岌矣。朝廷有欲維新者。則相與咨嗟焦慮。曰噫。無人才。民間有欲救國者。則相與咨嗟焦慮。曰噫。無人才。今靡論所謂維新救國者。其果出於真心與否。乃若無人才。則良信也。既無現在之人才。固不得不望諸將來人才。則相與矯首企踵。且祝且禱。曰。庶幾學生乎。庶幾學生乎。此今日舉國有志之士所萬口一喙。亮亦諸君所熟聞也。夫以前後一二年之間。而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達於此高度之點。是一國最高最重之天職。忽落於諸君頭上之明證也。諸君中自知此天職者固多。其未知之者當亦不乏。

若其未知也。則某欲諸君自審焉。自認焉。若其已知也。則某有欲提出之第二問題。即諸君之天職爲何等之天職是也。某竊以爲我國今日之學生。其天職與他國之學生。則有異矣。何也。彼他國者。沐浴先輩之澤。既已得有鞏固之國祿。善良之政府。爲後輩者。但能盡國民分子之責任。循守先業。罔使或墜。因於時勢。爲天然秩序之進步。斯亦足矣。我國不然。雖有國家。而國家之性質不具。則如無國家。雖有政府。而政府之義務不完。則如無政府。故他國之學生所求者學而已。中國則於學之外。更有事焉。不然則學雖成。安所用之。譬之治生。然彼則藉祖父之業。有土地。有會社。有資本。爲子弟者。但期練習此商務才足矣。我則錢不名。一地無立錐。雖讀盡斯密亞丹約翰彌勒之書。毋亦英雄無用武地耶。謂余不信。請罄其說。今諸君所學者。政治也。法律也。經濟也。武備也。此其最著者也。試思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而公等挾持所謂議會制度。責任內閣制。度地方自治制度等種種文明之政治。將焉用之。以數千年無法律之國。僅以主權者之意爲法理。主權者之口爲法文。權利義務不解爲何物。而公等挾持浩如烟海之民法。刑法。商法。民刑事訴訟法。將焉用之。全國利權既全歸他族之手。此後益剝割餽遺。

而未有已。官吏猛於虎狼。工商賤於螻蟻。而公等挾持所謂經濟學。經濟政策。將焉用之。朝野上下。以媚外爲唯一之手段。其養兵也不過防家賊耳。居今日之中國。而爲舉人舍屠戮同胞。外更無他。可以自効。而公等以軍國民自命。挾持此等愛國激憤之尙武精神。將焉用之。自餘諸學。莫不皆然。由是觀之。諸君學成之後。其果有用耶。其果無用耶。同一不龜手之藥。或以霸。或不免於泮滯統。吾見夫今日中國之社會。亦泮滯統。諸君焉耳。苟不欲爾者。則除是枉其所學。以求合者也。枉其所學。以求合。殆非諸君意也。於是乎不龜手之藥。乃瓠落而無所容。某竊嘗爲諸君計矣。諸君於求學之外。不可不更求可以施演所學之舞臺。舊舞臺而可用也。則請諸君思所以利用其舊者。舊舞臺而不可用也。則請諸君思所以築造其新者。一言蔽之。則毋曰吾積所學。以求當道者之用我。而必求吾有可以自用之之道而已。此實諸君今日獨一無二之天職。而歐美日本之學徒。所不必有事者也。乃諸君中或有僅以閉戶自精。不問時事爲學者。唯一之本分。是吾所未解一也。某以爲諸君之在他日。非有學校外之學問。不足以爲用於中國。其在今日。非求學問之程度。倍蓰於歐美日本。人不足以爲用於中國。他日之

事且勿論。今日之事。問果能有倍蓰於人者乎。靡論倍蓰也。平等焉。且無有矣。靡論平等也。半之焉。且無有矣。夫諸君今日於學初發軔也。吾又安敢以他人數十年之學力。遽責望於新學之青年。然立夫今日以指將來度卒業之後。能倍蓰之乎。能平等之乎。能半之乎。是不可不自審而自策厲也。僅平等之。猶不足以爲用。乃諸君中或有學未半他人而沾沾然有自滿之色。是吾所未解又一也。諸君其勿妄自菲薄。猥與本國內地老朽之徒校短長也。彼老朽者。靡特諸君今日之學足以傲之。雖撫拾一二報紙之牙慧。亦可以爲腐鼠之嚇焉矣。諸君自思其受社會之推崇。期望者。視彼輩何如。願乃以僅勝於彼而自豪也。閉門以居。雄長婢僕。勇士其羞之矣。今諸君立於世界競爭線。集注之國。又處存亡絕續間。不容髮之時。其魄力非敢與千數百年賢哲挑戰。不足以開將來其學識。非能與十數國大政治家抗衡。不足以圖自立。豈乃爭甲乙於一二學究。賣名聲於區區鄉曲也。某聞實過於名者安。名過於實者危。成就過於希望者榮。希望過於成就者辱。此某所日夜自悚懼。而深願與諸君共之者也。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既已如彼矣。他日卒業歸國。則我國民之秀者。其必列炬以燭之。張樂以迓之。舉其



生平所痛苦所願望而一以求解釋於諸君諸君中之真成就者吾知其必有以應也。而不然者虛有其表。撫拾一二口頭禪語。傲內地人以所不知。內地人甯能測焉。則從而神明之。彼亦久假不歸。忘其本來。侈然號於衆曰。吾之學自海外來也。愈被崇拜。則愈滿盈。愈滿盈則愈恣肆。甚者則弁髦道德。立身行己。處處授人以可議之地。及數月數年以後。與彼真成就者相形。見絀破綻。盡露則後此之非笑。有數倍於前此之名譽者矣。損一人之名譽。猶可言也。或者不察。乃曰。吾疇昔所崇拜所期望之留學生。乃亦如是而已。而使一團體之聲價。爲之頓減焉。則是障礙我國進步之前途。豈淺鮮也。某願諸君於今日而先圖所以自處也。抑猶有欲陳者。內地人之崇拜諸君。期望諸君也。重箇人乎。重團體耳。何以知其然也。疇昔未嘗無學生。疇昔之學生未嘗無英秀者。而顧不見重。則今以所以重。重此葱葱鬱鬱千數百人。有加無己之團體。明也。既以是見重。則諸君所以自重者。宜如何於此點。三致意焉。殆無俟旁觀之詞費也。而至今未能於精神上。結一完全鞏固之法團。此吾所不解。又一也。今形式上之團。則既有之矣。雖然團之所恃以結集。非形式而精神也。夫人之地位各不同。人之經歷各不同。人之

望各不同。以千數百之人。而欲使有同一之精神。吾固信其難也。雖然有鏈而結之者。一物焉。則諸君皆帶有同一之天職是也。天職既同。則所以求盡此天職者。其手段雖千差萬別。而精神皆可以一貫。故某以爲今日諸君所急者。在認定此天職。講明此天職而已。苟不自知其天職。或知矣而甘自放棄焉。雖形式上日日結集。猶之無益也。今諸君中。或主溫和。或主激烈。或慕爲學者而孳孳伏案。或慕爲政治家而汲汲運動。凡此皆可以爲盡我天職。達我目的之一手段。一法門也。人之性質各不同。人之境遇各不同。我之所能。他人未必能。我之所宜。他人未必宜。而凡一團體之所以有力。必恃其中種種色色之人。莫不皆有各盡其才。各極其用。所謂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善之大者也。但求同歸。但求一致。不必以途之殊。慮之百爲病也。而諸君或以手段之差別。而互相非焉。此吾所不解。又一也。嘻。吾知之矣。其相非者。以爲必如我所持之主義。所由之手段。乃可盡其天職。而他則爲天職之蝨賊也。以某計之。諸君所以盡此天職者。必非可以一途而滿足。大黃芒硝。時亦療病矣。間諜藥引。時亦需人矣。竹頭木屑。時且爲用矣。而何必自隘。以自水火也。故苟以他人爲未解此天職也。則苦口而強聒之熱。

心。而。發。明。之。諸。君。之。責。也。從。而。怒。之。從。而。排。之。吾。未。見。其。有。利。也。凡。欲。就。大。業。者。莫。急。於。合。羣。此。諸。君。所。同。認。矣。然。合。羣。之。道。有。學。識。者。易。無。學。識。者。難。同。一。職。業。者。易。不。同。一。職。業。者。難。同。一。目。的。者。易。不。同。一。目。的。者。難。諸。君。同。在。學。界。同。為。青。年。同。居。一。地。同。一。天。職。其。學。識。之。程。度。亦。當。不。甚。相。遠。此。而。不。合。群。則。更。無。望。他。羣。之。能。合。矣。外。人。之。謂。我。中。國。也。曰。灘。邊。亂。石。曰。一。盤。散。沙。某。深。望。諸。君。一。雪。此。言。組。織。一。嚴。格。完。備。堅。固。之。團。體。以。為。國。民。倡。也。某。聞。奧。大。利。人。之。能。逐。梅。特。涅。也。曰。由。學。生。意。大。利。人。之。能。退。法。軍。也。曰。由。學。生。俄。羅。斯。人。之。能。組。織。民。黨。也。曰。由。學。生。今。日。全。地。球。千。五。百。兆。人。中。其。箇。人。之。權。力。最。大。者。宜。莫。如。俄。皇。矣。俄。皇。他。無。所。畏。而。惟。畏。學。生。參。觀。本。號。國。聞。短。評畏。者。何。畏。其。團。體。也。故。雖。謂。學。生。團。體。為。世。界。無。上。之。威。權。可。也。諸。君。之。天。職。不。可。不。盡。也。既。若。彼。其。勢。力。之。可。以。利。用。也。又。若。此。此。而。自。放。棄。焉。以。伍。於。尋。常。人。某。不。得。不。為。諸。君。惜。也。抑。某。聞。之。天。下。惟。盡。義。務。者。為。能。享。權。利。諸。君。毋。曰。吾。黨。千。數。百。人。中。其。能。提。挈。是。爾。擴。張。是。者。不。知。幾。何。吾。一。人。無。足。重。輕。焉。羣。者。眾。人。之。積。也。一。人。放。棄。其。義。務。則。羣。之。力。量。減。其。一。十。人。放。棄。其。義。務。則。羣。之。力。減。其。十。如。是。則。其。羣。終。為。人。弱。而。已。某。見。矣。

內地志士。疇昔屬望於學生團體最殷者。今則漸呈失望之色有焉矣。某敢信諸君必非辜天下之望者。然其望之也愈益切。則其責之也愈益嚴。責之也愈益嚴。則其失望也愈益易。某願諸君日採輿論爲監史。而因以自課也。某所欲爲諸君忠告者。殆盡於此矣。雖然。猶有重要之一言。某以爲中國今日不徒無才智之爲患。而無道德之爲患。朝廷所以日言維新而不能新者。曰惟無道德故。民間所以日言救國而不能救者。曰惟無道德故。今日諸君之大職。不徒在立國家政治之基礎而已。而又當立社會道德之基礎。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諸誰人也。任之之道奈何。曰。其在他日立法設教。著書演說種種手段。吾且不必豫言。其在今日。則先求諸君之行誼品格。可以爲國民道德之標準。使內地人聞之。以爲真摯勇敢。厚重慈愛者。海外之學風也。從而效之。毋以爲輕佻涼薄。驕慢放浪者。海外之學風也。從而效之。由前之說。則海外學風將爲一世功。由後之說。則海外學風將爲一世罪。嗚呼。三十年前之海外學風。其毒中國也至矣。彼輩已一誤。某祝諸君毋再誤也。若夫有借留學爲終南捷徑。語言文字一入股也。講堂功課一苞苴也。卒業證書一保舉單也。若是者。非徒污辱學生之資格而已。且污辱國



民之資格莫此爲甚也。亡中國之罪魁。舍彼輩莫屬矣。某祝諸君中無此等人。苟其有之。則某之言非爲彼輩言也。凡茲所陳。諒諸君所熟知。顧不避駢枝而縷縷有所云者。昔吳王常使人呼其側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應曰。不敢忘。南泉大師常使人呼其側曰。主人翁常惺惺否。則應曰。常惺惺。蓋晨鐘遒鐸。固有發人深省者焉。竊附斯義。聒諸君之側而進一言。儻願聞之。某頓首。



# 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

中國之新民

## 緒論及小傳

漢宋以後學者諱言樂諱言利樂利果為道德之累乎其諱之也毋亦以人人謀獨樂人人謀私利而羣治將混亂而不成立也雖然因噎固不可以廢食懲羹固不可以吹鑿謂人道以苦為目的世界以害為究竟雖愚悖者猶知其不可也人既生而有求樂求利之性質則雖極力克之窒之終不可得避而賢智者既吐棄不屑道則愚不肖者益自棄焉自放焉而流弊益以無窮則何如因而利導之發明樂利之真相使人毋狃小樂而陷大苦毋見小利而致大害則其於世運之進化豈淺鮮也於是乎樂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遂為近世歐美開一新天地

此派之學說。日本或譯為快樂派。或譯為功利派。或譯為利用派。西文原意。則利益之義也。吾今際

括本派之便概。定為今名。

樂利主義遠導源於希臘之阿里士帖哲 Aristippus 伊壁鳩魯 Epicurus 至於近世

而英國之霍布士 Hobbes 陸克 Loch 謙謨 Hegel 復大倡之。而使之確然成一完全之學理。首尾完具。盛水不漏者。則自佐里迷邊沁 Jeremy Bentham 及約翰彌勒 John Stuart Mill 兩先生。請先言邊沁。

邊沁。英人。以一千七百四十八年。生於倫敦。幼而穎悟。好談玄理。心醉典籍。五歲。家人戲呼爲哲學兒。年十四。入惡斯佛大學。嶄然顯頭角。千七百六十三年。入林亢法學院。學法律。及法國大革命起。曾三度游巴黎。察其情狀。經驗益多。歸國後。潛心著述。遂爲近世道德學。法理學。開一新國土。其最初所著書。即駁擊英國法律之謬誤。當時英民久蟄伏於專制國王諂諛議院之下。驟聞邊沁之論。咸目爲狂。或且讐視之。將構陷以興文字獄。而邊氏不屈不撓。主張已說。始終如一。久之。一世輿論。遂爲所動。卒能以三寸之舌。七寸之管。舉數百年之弊法。而廓清之。使循次改良。以演成今日之治。及至晚年。而邊沁之令名。滿天下矣。列國之宰相及政黨首領。咸尊信其說。施之於政策。述之於演壇。每有所改革。輒踵門叩其意見。而邊氏於當代大人先生。無所交接。惟喜與有道之士游。以千八百三十二年卒。得年八十五。其所著書最有名者。曰「道德及立法



之原理」Principles of Moral and Legis Tation  
此書日本陸奧宗光有譯本題曰利學正宗 曰「立法論」Theory

of Legislation  
此書日本田口卯吉有譯本題今名曰「政體論雜記」 Fragments on Government 曰「錯誤論」

Book of Fallacies 曰「裁判制度之方案」Plan of Judicial Establis hment 等。

近百年來於社會上有最有力之一語曰「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其影響於一切學理。殆與「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語同一價值。自此語出而政治、學生計、學倫理、學羣學、法律學無不生一大變革。而此語之出現於世界實自邊沁始。  
余別有「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釋義」一篇

登次號  
 本報

邊沁最有力之學說。可分為兩大端。曰關於倫理者。曰關於政治者。今請分論之。

邊沁之倫理說

邊沁以為人生一切行誼。其善惡標準。於何定乎。曰使人增長其幸福者謂之善。使人減障其幸福者謂之惡。此主義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無論為專屬於各人之行誼。與關係於政府之行誼。皆當以此鑑定之。故道德云者。專以產出樂利。豫防苦害為目的。其樂利關於一羣之總員者。謂之公德。關於羣內各員之本身者。謂之私德。

邊沁以爲人羣公益一語。實道德學上最要之義也。雖然前此稱道之者。其界說往往不明。夫人羣者無形之一體也。而其所賴以成立者。實自羣內各各特別之箇人。團聚而結構之。然則所謂人羣之利益。舍羣內各箇人之利益。更無所存於。是邊氏乃創爲公益私益是一非二之說。

將欲顯眞。必先破妄。邊沁乃於其「道德及立法之原理」書中。首取舊道德之兩說而料揀之。其一曰望欲說。其二曰感情說。

邊沁以爲望欲說之目的。往往使人去樂而就苦。其於樂利主義。最相背馳。奉此說者有兩種人。一爲道學家。一爲宗教家。道學家之望欲。生於希望。將以此釣名譽也。宗教家之望欲。生於畏懼。將以此避冥罰也。夫道學家亦何嘗能棄樂利。其所謂名譽。即樂利結果之大者也。特避其名而不居耳。至於宗教家。則因野蠻時代之人類。其智識狹陋。其人格卑屈。其胸中常爲畏懼之感情所刺激。因利用之以張其軍。寢假而使人專投身於苦境。以爲美談。是所謂拂人之性。雖名之曰人道之誦賊。殆無不可。

按邊氏此說。不無太過。望欲主義者。其目的必非使人去樂而就苦也。蓋人類有高

等性。Sensualities。與尋常動物不同故於普通快樂之外常有所謂特別高尚之快樂者此二者或不可得兼則毋寧舍其普通者以求其高尚者莊子曰「民食鶩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鷓鴣嗜鼠四者孰知正味」蓋人之智度不同則其所貴為苦樂者亦自不同故夫婆羅門之苦行為涅槃之樂也佛教之苦行為淨土之樂也耶教之苦行為天國之樂也彼且視此土為五濁惡世尋常人所耽肉體之樂彼以為天下之至苦莫過是也夫人見豚犬之食稼也輒欲作嘔庸詎知所謂至人者不有見吾人聲色貨利之快樂而欲作嘔者乎婆羅兩教之普行向有如邊氏所謂出於其望望畏懼心若佛說則純是求高尚之樂而已然去之自固其所然則邊氏之說不足以為難明也雖然厭世主義行則人道必破壞觀於印度其前車矣邊氏殆亦有為而發之言也

所謂感情說者謂以己之好惡為是非者也邊沁以為持此說者其權衡事物也不以人羣之實際為尺度而以一己之感情為尺度其中復分數派（甲）良知派 *Moral Sense* 謂吾人之本性能告我以某事為善某事為惡也（乙）常識派謂以人類之習慣而知其為善為惡者也（丙）正理派 *Reason* 謂有萬古不易之理以明示正善者

也。(丁)性法派 Law of Nature 謂萬物有自然之律。能別其善惡邪正者也。而考。論。等。種。種。之。異。說。其。立。論。根。據。地。一。皆。歸。本。於。自。己。之。感。情。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同。五。張。正。理。同。論。一。事。而。或。謂。之。善。或。謂。之。惡。言。人。人。殊。推。諸。良。智。常。識。性。法。等。派。莫。不。皆。然。斯。皆。不。遵。名。學。之。公。例。未。定。界。說。而。遽。下。論。斷。者。也。若。是。乎。論。者。之。所。謂。善。惡。果。皆。空。漠。而。無。朕。殺。雜。而。無。準。也。

邊沁既取羣說廓清而辭闊之。斷定以苦樂爲善惡之標準。國進論夫有立法之責任者。不可不以保護人類之樂利而捍禦其苦害爲目的。雖然苦樂也者。至不齊而常相倚者也。故欲定善惡之標準。不可不先明苦樂之價值。邊氏乃創爲苦樂計量之法。謂苦樂之量有大小。取大樂去小樂者。謂之善。取小樂去大樂者。謂之惡。其計量之法。(一)較苦樂之強弱。(二)較苦樂之長短。(三)較苦樂之確否。(四)較苦樂之遠近。此四者皆直接就其苦樂之本體而可表見者也。(五)較苦樂之增減。謂緣甲樂而生乙樂。緣甲苦而生乙苦者也。(六)較苦樂之純駁。謂緣甲樂而生乙苦。緣甲苦而生乙樂者也。此皆就一人所感受而計之者也。(七)較苦樂之廣狹。即以感受苦樂人數之多。



寡為其價值之差率者也。夫兩樂相權則取其重兩苦相權則取其輕。此人類之公情也。而尋常寡識之流往往認大為小認小為大遂至為小利害所誑誤而人治日以不進故邊沁以為計量之法不可以不審即常取苦樂二者之量比較相消其樂餘於苦者則名為善其苦餘於樂者則名為惡然後一切行誼之真價值乃出焉。

案鄙意欲增一較苦樂之先後一條蓋先苦而後樂者其樂之量可增倍徒先樂而後苦者其苦之量亦增倍徒也。此義雖似包含於長短條內然長短則就同性言先後則就異性言也。

邊沁又曰苦樂者不惟隨其量而生差別亦隨其所自出之原因而生差別。若是者名

曰種類差別種類差別於樂有十四：(一)感覺之樂專就五官所感受者言復分為九(一)味官

官之樂(五)聽官之樂(六)視官之樂(七)色慾之樂(八)健康之樂(九)新奇之樂(二)富財之樂(三)技巧之樂(四)友交之樂(五)

令名之樂(六)權力之樂(七)信仰之樂指宗教之信仰言(八)慈惠之樂(九)惡意之樂

英文之 Malevolence 也。人性常有以他人之痛苦為己之快樂者。其最甚者如張獻忠之非殺人則食不咽。如孫皓之樂觀人與猛獸鬥。其尋常者如人宰割禽獸以自饗。好觀危險駭人之戲。皆其類也。

(十)記憶之樂謂人嘗享某種快樂。雖事過境遷。而每(十一)想像之樂。謂人嘗享某種快樂。雖事過境遷。而每

未來者。(十二)豫期之樂。(十三)聯想之樂。指博一樂而引出他樂者也。如國棋本技巧之樂也。然其所以樂者。不專在技巧。因而引出權力之樂。兼者相合。成爲(十四)救拯之樂。謂於苦時而以心中全體之樂。之現象救之者也。於苦有十二：(一)感覺之苦。(二)拙劣之苦。(三)仇敵之苦。(四)惡名之苦。(五)信仰之苦。(六)記憶之苦。(七)想像之苦。他人或他動物受苦。而心惻然不安者也。(八)惡意之苦。謂見己所憎之人或動物享快樂而憤然不平者也。(九)記憶之苦。(十)想像之苦。(十一)豫期之苦。(十二)聯想之苦。於諸種中復爲自動他動之二大別。即慈惠之苦樂。惡意之苦樂。爲關於他人者。其餘皆爲關於己者是也。此就客觀的分類之法也。若就主觀的分類。則復區爲單純苦樂複雜苦樂之兩種。單純者其感覺只爲一現象者也。複雜者其感覺常含兩現象以上者也。其別復三：(甲)數種之樂相和合。(乙)數種之苦相和合。(丙)一種或數種之樂與一種或數種之苦相和合。尋常人析理不精。往往認複雜爲單純。此苦樂所以屢相衝突。殺亂而失其真相也。

此邊沁苦樂性質分類之大略也。雖然。邊沁所重者。仍在量而不在性質。即所自出之原因種類彼意以爲苟其樂之量強弱長短相等。則最粗之小兒玩物與最優美之詩歌無所擇一言蔽之。則邊沁計量之法。即(第一)比較種種樂相互之量之大小。(第二)比較種種

苦。相。互。之。量。之。大。小。第。三。比。較。種。種。樂。與。種。種。苦。相。消。之。量。之。大。小。凡。百。行。誼。之。善。惡。以。此。爲。斷。

案邊氏此論大爲時賢所詬病。以爲是禽獸之教也。既稱爲人。而僅以快樂爲無上

之目的。則與伊壁鳩魯之育豚學說何異哉。伊壁鳩魯希臘主樂哲學之鉅子也。時人笑之謂其學說惟豚爲適用耳。於是約論

彌勒病之起而損益其說。謂別擇苦樂。不可不兼量與質之二者。不徒校其多少。又

當校其高卑。因立出知力的快樂。思想的快樂。道德的快樂。諸名目。雖然。此實與

池之說。首尾不相應也。夫謂樂有高等下等之分。然其所謂高下者。又將以何爲標

準而定之乎。彌勒乃云。取決於輿論。Public opinion 是亦不外邊氏所謂感情說中

常識之一種。其不免邊氏之呵明矣。且彌勒之意。必以肉慾之樂爲下等。以智德之

樂爲高等者也。若採輿論。則高下不易位者。幾希矣。故論者或謂彌勒用樂利派之

名。而襲直覺派 Hedonism 之實。非無故也。然則邊池之說。果如論者所譏歟。曰。是

不然。苟所用擇之之術。既極精。則必能取其高等者。而棄其下等者。何以故。凡高等

之樂。其量必大。下等之樂。其量必小。故高等之樂。常與苦絕對。下等之樂。必與苦相倚。故用邊池較純較一。其量之大小自見。夫樂

最下等者。聲色貨利是也。然聲色之樂。每當酒闌燈灺。雨散雲消。其淒涼更甚於平時。貨利之樂。往往心計經營。患得患失。其煩惱亦過於貧子。然則精於苦樂計量之術者。其果何擇也。故由邊氏之說。雖謂天下但有智愚。更無賢不肖可也。其不肖也。皆由其愚也。算學不明。以苦爲樂。以害爲利也。侯官嚴氏曰。天下有淺夫有昏子而無真小

久真實之利。則不與君子同術。固不可矣。人品之下。至於穿窬極矣。朝饜金而夕敗。取後此凡可得應享之利而易之。此而爲利。則何者爲害耶。即演邊氏之意。邊氏不言魂學者也。故其所謂樂。只在世間。而不及出世間。彌氏補之。其理想誠高一著。然邊氏之意。雖不及此。若其術則已圓。無憾矣。彌氏增之。得無蛇足耶。得無矛盾耶。樂之量。高尙者。莫如佛說。華嚴佛知。夫世間樂之無常也。惟無常故。樂之後將承以苦。而苦之量愈增也。此吾所謂較先後之說。所以不可不補入。故毋寧取煩惱根而斷之。忍小苦以求長樂。尋常貪肉慾之樂。者佛說謂之認賊作子。故佛最精於算學者也。最善用邊氏計量之法者也。若邊氏則雖能知其術。而未能盡其用者也。抑邊氏學所以爲世詬病者。猶不止此。天下不明算學之人太多。彼其本有貪樂好利之性質。而又不知真樂利之所存。一聞樂利主義之言。輒借學理以自文。於是競沈溺於淺。夫昏子之所謂利。而誠



弊遂以無窮。邊氏之論幾於教。猥升木焉。故教育不普及。則樂利主義萬不可昌。吾之欲演述邊沁學說也久矣。徒坐此兢兢耳。雖然是豈可以為邊沁。管也。邊沁自教。卿治算學。而卿顧不治算學。願自託於邊沁之徒。邊沁不受也。學者苟深知此。焉。則吾之譯此。其亦免於戾矣。

既定苦樂為善惡所從出。而苦樂之所從出。則何在乎。前記苦樂之種類。謂苦樂以何緣因而生於吾心也。此則論世間以何緣因而

有苦邊沁以為有四種制裁。Sanction (一) 天然的制裁。Physical sanction 謂不由人力

神力之干涉。任物理自然之運行而生苦樂者也。(二) 政治的制裁。Political sanction

由主權者主君或代表主權者如行政官司法官之類之意。科以賞罰而生苦樂者也。(三) 道德的制

裁。Moral sanction 亦名為輿論的制裁。其苦樂本無一定。但因相傳之習慣。故有毀譽

有毀譽。故有苦樂也。(四) 宗教的制裁。Religious sanction 謂以神明之力。直接而於現

世來世加吾人以賞罰。緣是以生苦樂者也。邊沁之提出此四制裁者。何也。彼既以苦

樂為善惡之標準。然則以何術使人為善去惡。固不可不就其好樂惡苦之性。而利導

之。於是所以使人苦使人樂者。不可不留意焉。則此四者是已。邊氏以為天然之制裁。

非可以人力改移也。而宗教之事。又其所最不肯措信者也。故邊氏欲實行其主義。以進世界於最大幸福。首自改良政治。改良道德之兩端始。

邊沁乃立兩界說。曰簡人之倫理 Private ethics 即屬於道德 曰立法之術 Art of legislation 即屬於政治 之制裁者

倫理者使人能得最大幸福之術也。簡人之倫理者人人自導引已之行。動使進於幸福之術也。而政府之立法即所以使全羣之人得最大幸福之術也。邊沁

乃言曰。人道所當勉者有三事。一曰思慮 Prudence 謂對於自己而盡其義務者也。不

他而言思慮者。彼以為苟能善算善擇。則必不至陷於苦而為惡也。一曰忠直 Probity 謂勿毀傷他人之幸福也。三曰慈悲

Beneficence 謂常以增進他人幸福為心者也。然人何以必要正直。必要慈悲之故。邊

沁未能明言。雖有所言。亦涉模稜。故後人持以難之。以為樂利主義不能成立之證。

案邊沁常言人道最善之動機在於自利。又常言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是其意。以

為公益與私益常相和合。是一非二者也。而按諸實際。每不能如其所期。公益與私

益非惟不相和合而已。而往往相衝突者十而八九也。果爾則人人求樂求利之主

義遂不可以為道德之標準。是實對於邊沁學說全體之死活問題也。故後此祖述

斯學者。不得不稍變其說以彌縫之。如阿士丁 Augustine。謂樂利主義爲上帝垂示之成典。古羅特 Grotius。謂對於公利之義務。更過於私利。而約翰彌勒亦增計量之法爲計質。凡所以爲邊氏調護也。雖然。其與邊氏立說之根柢。既已相反。故反對派嗤之曰。此樂利主義家之遁詞也。此樂利主義家之降敵也。果爾。則樂利主義遂不能成立乎。吾非欲以此主義易天下。故吾不必竭力爲之辯護。雖然。苟辯護之。則亦非無說也。日本加藤弘之嘗著一書曰「道德法律進化之理」。其大意謂「人類只有愛己心耳。更無愛他心。而愛己心復分兩種。一曰純乎的愛己心。二曰變相的愛己心。即愛他心也。愛他心何以謂之變相的愛己心。加藤之意。謂愛他者。凡亦以愛己也。且有時因愛己之故。而不得不愛他也。此變相的愛己心（即愛他心）復分兩種。一曰自然的愛他心。二曰人爲的愛他心。人爲的愛他心。亦謂之教育的。蓋最後起。積習而成性者也。自然的愛他心。又分爲二。一曰感情的。二曰智略的。何謂感情的。蓋已所親愛之人。如父母妻子兄弟之類其所受之苦樂。幾與己身受者爲同一之關係。故不覺以其自愛者愛之。蓋如是然後已心乃安其愛之也。凡爲我之自樂也。此不徒施諸

廿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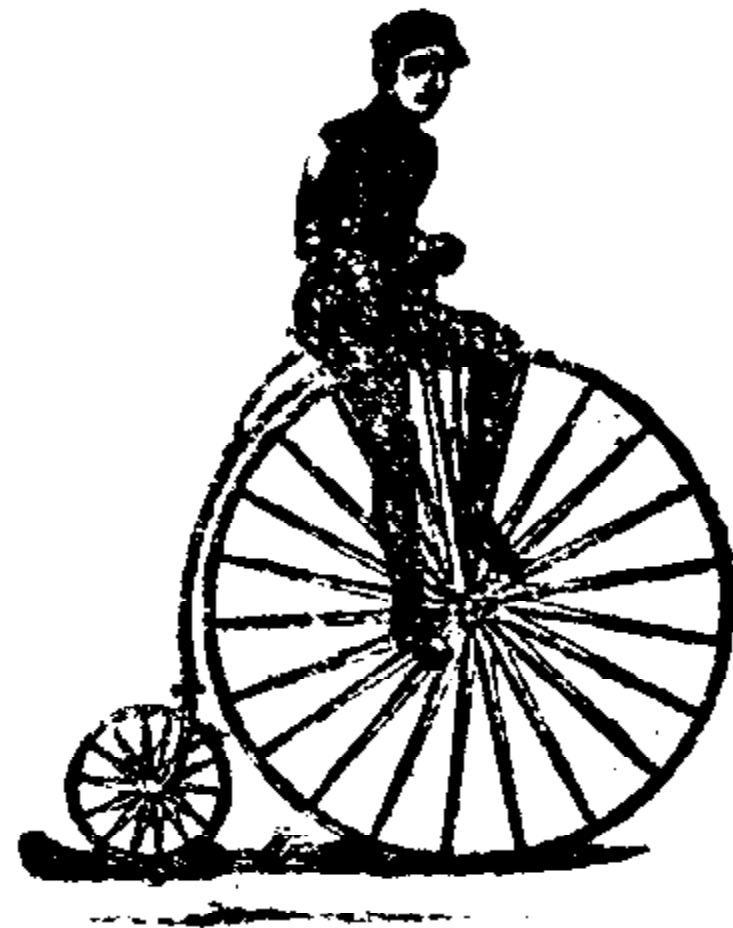
等者為然耳。乃至手畜之犬。手植之花。亦常推愛焉。所謂感情也。何謂智略的。或愛他。以避害。或愛他。以求利也。臣之於君也。奴隸之於主人也。其愛之也。畏之也。是避害之說也。彼此通商而願彼之商務日昌。彼昌而我亦有利也。是求利之說也。兩者皆生於智略也。』云云。加藤之說。實可以為邊氏一大聲援。蓋因人人求自樂。則不得不生出感情的愛他心。因人人求自利。則不得不生出智略的愛他心。智略中之避害的。惟野蠻時代多有之耳。至其求利的。則愈文明而愈發達。而有此兩種愛他心。遂足以鏈結公利私利兩者。而不至相離。且教育日進。則人之感情愈擴其範圍。昔之以同室之苦樂為苦樂者。寢假而以同國同類之苦樂為苦樂。其最高者。乃至以一切有情眾生之苦樂為苦樂。故康南海常言『救國救天下。皆以縱欲也。縱其不忍人之心。則然也。』而譚瀏陽之仁學。更發之無餘蘊矣。若是乎。則感情的愛他心。其能使私益直接於公益者一也。強權日行。強權謂強者之權利。其相亦有多種變化。加藤氏言之最詳。吾所著飲冰室自由書。有論強權一篇。可參觀。則人之智略愈擴其範圍。苟不愛他。則我之利益遂不可得。而將終儕於劣敗之數。生計學家之由重商保護政策而變為自由貿易政策也。近世君主貴族之讓權於平民也。曾由智略的愛他心。迫之使然也。故人不欲自求樂利。則已。苟其欲之。則不得不祝全羣之。諸類此者尚多。不能枚舉。



樂利寢假且不得不祝他羣之樂利若是乎則智略的愛他心其能使私益直接於公益者二也夫邊沁所謂最大幸福者謂將其苦之部分除去而以所餘之樂爲衡也而一羣之公益不進則羣內之人其所苦必多於所樂故眞明算學而精於計量之法者則未有不以公益與私益並重者也苟猶私爾忘公焉則不過其眼光之短思慮之淺不知何者爲眞樂眞利何者爲最大幸福而已非能應用邊沁之學理者也由此觀之則邊沁之說其終顛撲不破矣雖然無教育之人不可以語此以其無教育則不能思慮審之不確必誤用其術以自毒而毒人也故邊氏之學說必非能適用於今日中國之普通學界者也但以巍巍一大師之言其影響既已披靡百年全世界之現象緣之而一變則吾學界之青年又烏可以不研究之吾故紹介其說而反覆言其真相至再至三焉其猶有誤會焉謬託焉者則非吾之責也

(未完)





# 政治

## 政治學學理摭言

中國之新民

近世歐美各國憲法及其他法律所規定之諸條件。大率應用最新最確之學理。驟視之其言簡單平淡。若無以大異於古昔。深而味之。皆有其邃且遠者存。其專門治斯學者。自能領會。不待喋喋矣。顧吾國人士。知此者希。不揣樸味。因涉獵所及。輒引伸之以下解釋。一彼一此。首尾不具。不足以稱著述。故名曰摭言。

### 君主無責任義

凡立憲君主國之憲法。皆特著一條曰。君主無責任。君主神聖不可侵犯。此其義何。曰。此過渡時代之絕妙法門也。此防杜革命之第一要著也。

君主者。一國之元首。而當行政機關之衝者也。凡行政者。不可不負責任。行政者。而不負責任。則雖有立法機關。亦為虛設。所公立之法度。終必有被蹂躪之一日。而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終不得協和。是立憲國所大忌也。然則行政首長之君主。反著明其無責

任。以使之得自恣。毋乃與立憲精神相矛盾耶。而豈知立憲政體之所以爲美妙者。皆在於此。

憲政之母。厥惟英國。英國人有恒言曰。『君主不能爲惡。』以皮相論之。此可謂極無理之言也。夫君主亦猶人耳。人性而可使爲不善也。豈其履此九五而遂有異也。雖然。考諸英國今日之實情。則此言良信矣。於何證之。夫所謂君主之惡者。則任用不孚民望之大臣。以病民一也。民所欲之善政而不舉。二也。民所惡之稅政而強行。三也。英國則何如。英國憲法。皆不成文。故各種權力範圍之消長。其沿革不可不徵諸歷史。今考英國任命大臣之成例。自千六百八十九年維廉第三納桑達命之言。命下議院中最占多數之黨派之首領。使組織政府。以後沿爲成案。凡非得議院多數之贊成者。不得在政府。至后安時代。茲例益定。當時首相瑪波羅本保守黨首領。及戰事起。保守黨雖反對。而進步黨贊成之。政府卒不更易。是其證也。及占士第三。雖欲自攬政權。任用私人。卒爲議會所抗。不能行其志。至占士第四維廉第四時。王權之限制益嚴。逮前皇域多利亞六十年中。比例益嚴。案如山。不能動矣。爾後格蘭斯頓的士黎里兩雄角立時代。

每當總選舉時。在朝黨察視議會中。不及敵黨之多數。即不待開國會而自行辭職。由此觀之。英國政府各大臣。非得以君主之意而任免之者也。其任免之權。皆在國民。是君主不能任用。失民望之大臣。以病民有斷然也。其不能爲惡者一也。英國當查里士第二、維廉第三時代。凡政府會議。則君主亦列席而置可否焉。占士第一以後。此例遂廢。一切政略。由大臣行之。君主絕不過問。夫大臣之辦理政務。非經君主畫諾。不能施行。固也。雖然。若大臣以不能實行其政略之故。欲去其職。而國會贊成。大臣必欲要求其實行。乃至各選舉區。皆贊成國會之要求。則君主例不得拒之。故名士安遜嘗言。『英國自一千七百十四年以後。君主與大臣其實權。易位前者。則君主經大臣之手。以治國。後此則大臣經君主之手。以治國也。』云云。由此觀之。則英國君主不能阻民所欲行之善政。有斷然也。其不能爲惡者二也。自亨利第八以來。君主屢獨斷以辦外交之事。及占士第三以後。至於今日。凡君主引見外國使臣。必以外務大臣陪席。其與外國君主來往書簡。非經首相或外務大臣一覽。不能發出。而君主特權之自由。殆皆喪失。又不徒於外交爲然耳。於內治亦然。占士第四時。嘗有愛爾蘭人受死罪之公。

判者王欲自行特權命愛爾蘭總督赦之首相羅拔比爾反對之謂非經責任大臣之手不能行此權其事遂止自茲以往王者益無敢自恣矣由此觀之則英國君主不能強行民所惡之社政有斷然也其不能為惡者三也質而言之則英國君主豈徒不能為惡而已雖善亦不能為願稱此不稱彼者惡則歸大臣善則歸其君耳雖然彼君主者既肯盡委其權於國民所信用之大臣而不與之爭斯即善之大者也則雖謂英國君主能為善不能為惡誰曰不宜

夫人至於不能為善不能為惡則其萬事毫無責任豈待問哉故英國國民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不皆有責任惟君主則真無責任英國憲政者各國憲政之母也故凡立憲國之有君主者莫不以「無責任」之一語泐為憲文雖其行用特權之範圍不無廣狹之殊要其精神則皆自英國來也所謂君主無責任者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君主所以必使之無責任者何曰避革命也此義本甚淺顯人人意中所有也而在立憲君主國之學者多不肯揭破言之日本尤大忌焉則美其名曰君主神聖故無責任有特權故無責任凡有責任者不盡其責則去不盡其責而不去則夫立於監督



之地位者例得科其罪而放逐之。此天地之通義也。儒教之言君主政體則有責任之君主也。故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未聞弑君。故曰：君之視民如草芥，則民視君如寇讐。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春秋之義。凡君主為孔子所絕者，不一而足。絕之者皆以其不盡責任也。孟子言責任之義，尤深明著明。其語齊王云：友人陳饒妻于則如之何？士師不能治事則如之何？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皆以喚醒責任觀念也。又云：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待其死乎？皆責任之義也。凡以示夫監督人所應行之權利也。夫代表一國而當行政之衝者，其責任非猶夫尋常責任也。十事九盡責而一不盡焉，則固已不可以尸其位而彼君主者終其身而當此衝者也。短者數年，長者數十年，雖舜禹復生，豈能保無百一之失乎？有之而民隱忍焉，今日可隱忍其一，他日即可隱忍其百，而政其紊國其頹矣。有之而民不隱忍焉，則是革命終無已時也。夫一人之身數十年之久而其責任之難完固已如是，而況乎世及以爲禮，卜世至數十卜年至數百者耶？若是乎君主與責任勢固不能並行，重視君主則不可不犧牲責任，重視責任又不可不犧牲君主。而孔孟乃欲兩利而俱存之，此所以中國數千年君主有責任之名，無責任之實，而革命之禍亦不絕於歷史也。

泰西之民知其然也，以爲凡掌一國行政之實權者不可不負責任，既負責任則必隨

時。可。以。去。之。留。之。而。不。能。以。一。人。一。姓。永。尸。其。位。而。所。謂。實。權。者。或。在。元。首。焉。或。在。元。首。之。輔。佐。焉。苟。在。元。首。則。其。元。首。不。可。不。定。一。任。期。及。期。而。代。如。古。羅。馬。之「孔。蘇」。今。合。衆。國。法。蘭。西。之「伯。理。璽。天。德」。是。也。苟。欲。元。首。之。不。屢。易。則。其。實。權。不。可。不。移。諸。元。首。以。下。之。一。位。今。世。立。憲。君。主。國。所。謂。責。任。大。臣。是。也。故。夫。一。國。之。元。首。惟。無。實。權。者。乃。可。以。有。定。位。惟。無。定。位。者。乃。可。以。有。實。權。二。者。任。取。一。焉。皆。可。以。立。國。混。而。兼。之。國。未。有。能。立。者。也。即。立。矣。未。有。能。久。存。於。今。日。物。競。天。擇。之。場。者。也。善。哉。君。主。無。責。任。詰。哉。君。主。無。責。任。

君。主。無。責。任。故。其。責。皆。在。大。臣。凡。君。主。之。制。一。法。布。一。令。非。有。大。臣。之。副。署。副。於。君。主。則。以。署。名。也。不。能。實。行。故。其。法。令。之。不。愜。民。望。者。民。得。而。攻。難。之。曰。吾。君。本。不。能。爲。惡。也。今。其。爲。惡。皆。副。署。者。長。之。逢。之。也。故。雖。指。斥。其。政。而。不。爲。不。敬。廢。置。其。人。而。不。爲。犯。上。而。彼。副。署。者。亦。不。得。不。兢兢。於。十。目。十。手。之。下。以。自。檢。自。詘。而。一。國。之。政。務。乃。完。善。之。至。也。君。主。無。責。任。使。然。也。

或。曰。漢。制。有。災。異。則。策。免。三。公。孔子之義。凡君主對於天而負責。故有災異。則君主當恐懼修省。是。非。責。任。大。臣。之。意。乎。

其與歐洲今制將毋同。曰：是不然。必君主無責任。然後可以責諸大臣。若漢制者，是抗世子法於伯禽之類也。周公輔成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夫伯禽非有力以禁成王之過者也。使成王而不賢，則伯禽將終日被撻，冤哉禽矣。漢制，君主獨裁於上，宰相不過出納喉舌，及其叔季，且並此出納之權，而移於尚書，移於中書，而三公猶李代桃僵焉。冤之至也。若立憲國之責任大臣，則君主非特不得而尼之，抑亦不得而助之。彼憲政最完之英國，無論矣。即如德國，君權較盛者也。德國宰相不以議政而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八月，宰相俾士麥請德皇下詔，勅以自固其位，反對黨首領波因氏即在議院斥其自卸責任，而以皇室為怨府。其後俾士麥即失輿望，而不得不避賢路。日本以皇統一系自誇耀，人民尊王心最盛者也。而去年二三月間，伊藤內閣因貴族院反對議案，乞日皇手諭勸解，舉國萬口沸騰，謂其違犯憲法，假皇權以自擁護。未幾伊藤遂乞骸骨，是皆君主不許助大臣之成例也。若英國議院，則例不准稱君主之名，述君主之意，以決議案。有者則為大不敬，其所以為坊尤至矣。蓋不如是，則責任大臣之實效未有益舉者也。

曰。君是乎立憲國之君主。其爲虛器也。章章矣。顧猶懸茲而勿革何爲也。曰。是過渡時。侯。實然。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固百世之大經也。雖然。諸民族之性質。境遇。萬有不齊。有宜於民主者。有未能遽宜於民主者。既未宜焉。則君固不可以不立。君既立矣。則欲其安而不危也。欲其治而不亂也。舍此。將奚以哉。況責任大臣之制。有時固更優於民主

者乎。余別存論

君主無責任也。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也。二者蓋異名同實也。惟其無責任。故可以不侵犯。惟其不可侵犯。故不可以有責任。易文言之。釋亢龍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是以動而有悔也。蓋立憲君主之象也。無動則无悔。無責任則無侵犯也。而不然者。不病君。則病國。不病國。則病君。嘻。殆哉。岌岌乎。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續第十四號)

中國之新民

第九節 革命後之形勢

短命之羅馬共和國既已殤逝。自其表面視之。則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後之意大利。無異千八百十五年以來之意大利。雖然。其然豈其然哉。凡國之存亡。在其精神。非在其形質也。苟無精神。則雖以今日擁二萬萬里地。屬四萬萬餘人之中國。不得不謂之亡。苟有精神。則雖以當時分裂仍舊。壓制仍舊之意大利。不得不謂之存。蓋意大利之建國。非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羅馬定都時始。實自一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也。又非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實自千八百二十一年少年意大利創立時始也。雖然。自此役以後。而意大利人所新經驗有得者兩事。一曰知自由統一之業。非終不可成就。二曰知撒的尼亞王室之可信用。可倚賴是也。自是瑪志尼之事業已終。而加富爾之事業方始。咄我絕代佳人瑪志尼。其遂終焉已乎。



曰。然也。以精神論。則瑪志尼之事業。無始無終。雖謂其至今存焉。可也。以形質論。則我  
 一意大利建國。一傑傳。自第八節以後。無復有瑪志尼出現之舞臺。故曰終焉也。瑪志尼  
 所妊育之殤子。越二十年而復蘇。雖然。其蘇也。借屍還魂也。非統一而連合也。非共和  
 而立憲也。其成之者。非瑪志尼之黨人。而瑪志尼之政敵也。故曰終焉也。然則瑪志尼  
 瞑乎。曰。瞑矣。無意大利。則瑪志尼樂彼心目中。惟有意大利。更  
 無瑪志尼也。曰。意大利既以立憲成。則其性質宜於立憲明矣。而瑪志尼乃倡革命。倡  
 共和。不爲無識乎。不爲多事乎。曰。惡。是何言。無革命之論。則立憲終不可成。通觀今世  
 界之立憲君主國。何一非生於革命風潮最高點之時代也。英國憲法號稱自然發生者。然非  
 長期國會之革命。則其憲法亦廢  
棄久矣。且立憲國有兩事最不可缺。其一則君主不敢任意蹂躪憲法。其二則國民知憲  
 法之可寶貴是也。凡已有特權者。誰樂分之。以與人。故民間無革命思想。則君主斷不  
 能以完全之憲法與民一也。凡得之太易者。則視之不重視之。不重者。則守之不牢。故  
 民間苟非以千血萬淚。易得憲法。則雖君主三揖三讓。以畀之。而亦不能食其利。二也。  
 故無論欲革命者。當言革命。即欲立憲者。固不可不言革命。即已不欲言。亦不可不望。

有他人焉言之無革命之立憲則高麗是已。高麗於光緒廿三年自稱為立憲之國其憲法無一非擁護君主權利也試問高麗憲政之前途何如矣。故論意大利建國之功首必推瑪志尼天下之公論也。瑪志尼耕焉加富爾穫焉。試問穫者之功德視耕者何如矣。夫瑪志尼有道之士非功名之人也。倡革命不成其究極也。至於人笑我為無識。謂我為多事。罵我為峭忍。輕躁如斯而已。夫下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前此無瑪志尼則雖有百加富爾而大功終不可就。後此無加富爾則夫受瑪志尼之感化者豈患無人起以穫其實也。故造意大利者三傑也。而造彼二傑者瑪志尼也。至是而瑪志尼退矣。至是而意大利成矣。

第十節 撒的尼亞新王之賢明及加富爾之入相

革命失敗以後。前此為意大利作傀儡之諸侯王皆囁囁嚅嚅以復其位。政策悉做與國。壓制愈加劇烈。撒的尼亞新王英瑪努埃。既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受禪。時方監國在境內。聞命則痛哭失聲。既而拔劍睨奧國之空。且指且語曰。『今意大利猶不失為一國乎。』起舞者三。乃受詔。新王幼不悅學。惟好馳馬試劍。以勇略聞國中。彼蓋發強剛毅之人。非乃翁所能及也。既受命於挫敗之後。時國論紛紛未決。咸欲收拾餘燼。

與奧軍背城借一。王知力之不足以及此也。又知非大整內治不足以圖中原也。乃排羣議與奧媾和。奧將拉狄奇迫以速廢憲法。乃議他事。前王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已布憲法見第六節王毅然曰。將軍必以此相脅者。余雖拋千百之王冠以爭之。亦所不辭。我父既以是誓於我。民父之誓言。即余之誓言也。將軍必欲戰乎。撒國雖小。余振臂一呼。集我老弱。峙我麥糧。蜂蠶有毒。將軍敢謂取數百萬撒的尼亞人民如縛雞乎。余以是死。榮莫甚焉。將軍乎。吾家有死王無降王將軍其圖之。

嗚呼。當大敵壓境。瘡痍滿目之餘。而敢於斷然捋虎鬚。奮鵬翼。犧牲一身。以爲國民權利之保障。王之爲王。可以見矣。至是而全意大利之輿望。盡集於撒的亞尼王之一身。而加富爾漸有英雄用武之地矣。

瑪志尼之徒之在撒者。憤前王阿爾拔之一敗而挫。不始終其業也。加以賣國之惡名。謂其子不堪嗣位。乃再起內亂。奪志挪亞而據之。布共和政。瑪志尼實執拗之人也。守其主義而不拔者也。雖然。天既不欲以共和政定意大利。旋復被撲滅。而瑪志尼此後。遂不得不隱於政界。

莫瑪奔埃卸位。即舉達志格里阿為首相。達氏方從先王於前敵。負傷未痊。以愛國故。力疾應命。時有以加富爾為言者。王曰。否否。今猶非其時。蓋以奧難未平也。達氏組織內閣。以桑德羅梭為農商務大臣。桑氏者。加富爾之政友。前此同創報館之人也。千八百五十年。桑氏卒。達氏乃舉加富爾繼其任。然達氏猶以為未足。越二年。千八百五十二年。卒。託病乞骸骨。薦加富爾自代。於是加富爾遂為撒的尼亞宰相。嗚呼。非有賢王。不能庸奇才。非有名相。不能讓賢路。達志格里阿亦人傑哉。

第十一節 加富爾改革內政

加富爾既相。君臣一心。銳意改革。其改革奈何。加富爾以為欲強國。必先富民。於是

(第一)獎厲殖產興業。採自由貿易政策。即免出入口稅之政策。是彼游歷英國時。受哥布丁英國名士

主張自由貿易政策舌戰於議院卒達其志者也之感化者也。(第二)開通全國鐵路。與英法比利時等國結通商

條約。皆其隱於農事士八中年所布畫者也。雖然。加富爾之大目的。尚不在是。彼之所志。在使撒的尼亞脫外國干涉之羈。為完全一獨立國。彼之所志。在以撒的尼亞連合全意諸小邦。還我祖國。以齒於歐洲列強之間。於是乎其(第三)著不得不汲汲於擴



張軍備籌兵必先籌餉也。於是乎其（第四）著不得不議增稅。以蕞爾小國。承疲敝之後。增稅實一至難之問題也。富加富爾之初入閣也。國中敵視之者固不少。雖然彼滿腔愛國熱誠。盡暎於面。有以感人於不知不覺之間。使反對者皆表同情。彼終身不娶。而曰意大利吾之愛妻也。彼不治家人生產作業。而曰意大利吾之家庫也。以此之故。至誠感人。國民咸願犧牲其生命。絞其血汗。一以供相公之布畫。故雖在元氣未蘇。瘡痍滿目之際。而增兵增稅之議案。竟毫無阻撓。以通過於議會。嗚呼。大政治家之不可以不結信於民。有如是哉。乃知其所以十六年不飛又不鳴者。正所以爲今日一飛冲天。一鳴驚人之地也。

其（第五）著之改革。則與民以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蠲除一切忌諱。與天下更始。於是衆心悅服。民智大進。雖然其（第六）事則加富爾內治第一危難之問題。即教民治外法權案是也。歐洲之有羅馬教皇也。其在中古。統一全洲。各國帝王莫不膜拜肘下。雖自馬丁路得創新教以後。其權力範圍日削。然意大利則教皇之所宅都也。故其威尙赫赫不衰。撒的尼亞人民。非惟受治於國王也。亦且臣隸於教皇。於是所謂



教士教民者。有種種特權。橫行國中。莫敢誰何。有犯罪者。政府不得逮罰。而別由教皇治下之法廷裁判之。是十數萬之人民。立於治外法權下也。加富爾以爲國民不一致。則內之不能施政。務外之不能振國權。而一國中。有二主權。則國民終不能一致。於是毅然提出改革案。剝奪教會之特權。使一切與齊民等。雖然以當時教會之勢力。輔以人民之迷信。異論盪起。加富爾一身。陷於四面楚歌之裏。時撒王之於加富爾。猶桓公之於管仲也。雖然王太后王后。皆迷信最深。強聒王側。且責且勸。太后至迫王以加富爾若終不悛。將干涉王政。爲上帝除此魘賊。王純孝之人也。處此左右兩難之間。百計調停。智勇俱困。爲之絕食者累日。而加富爾以國家大局安危所係。前途榮悴所關。反覆譬陳。王意終決。乃毅然曰。『余雖人子。乎猶國王也。國王之義務。余不可以不盡。』遂不退。加富爾而此案卒獲厲行。於戲。加富爾雖百折不撓之英雄。然非遇英明果斷之主。如英瑪努埃者。亦安得成功。名於後世耶。至是而撒的尼亞之內治。一切就緒。駸駸乎有神驥出櫪。鸞鷹脫鞴之志矣。

第十二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一段（格里米亞之役）

加富爾十九世紀歐洲外交家中第一流也。彼自十餘年前即以慧眼觀察歐洲大局。以爲處今日欲用葛爾國以奏統一之偉業。其勢不得不藉外交。故當游歷各國時。即隨在留意。有所布畫。至是撒的尼亞百政修明。國步蒸蒸日上。諸國咸以猜忌之眼睨之。當時全歐專制之潮。益達高點。普奧等國。不利撒的尼亞之改革也。欲藉端干涉。壓制之。謂撒王曰。『王其三思。民權興則君權亡。猛劇改革。非國之福也。王何不效意大利他國之政策。以坊其民。』王曰。『謹謝客。吾行吾意所欲爲。』此實磊落之答辭也。雖然。又危險之答辭也。如土耳其。如希臘。皆因不受他國之忠告。卒蒙干涉。以生國難。斯不遠之前車也。加富爾其熟計之矣。以爲今日自力之微薄也如此。壓力之強大也如彼。以圖維持本國之獨立。猶憂憂其難。况乃進取以圖中原哉。然則欲達此目的。不可不乞援於歐洲一二雄國。而其首注意者惟英國。英最愛自由之國。而加富爾舊遊地也。其士大夫之賢者。多所交識。而瑪志尼久旅斯土。屢著論。各報中論意大利國情。英人深同感焉。此可爲與國者一。其在法國。路易拿破侖新得政。野心勃勃。隱然欲步哥悉克拿破崙第一老雄之後塵。加富爾察其必將與奧有隙也。吾其利用之。以復我國仇。達我大

一產地也。

業。此可爲興國者。一蓋東連北拒之略。加富爾蘊蓄於躬耕時代者已十餘年。至是遂漸爲實施之期。

果也。天替意大利。加富爾入相二年餘。而格里米亞戰爭起。先是路易拿破侖既被擯爲法國大統領。包藏禍心。未幾即蹂躪國會。驅逐異己。遂篡帝位。稱拿破侖第三。時俄皇尼古刺第一亦抱非常之遠略。思繼大彼得之志。席卷宇內。日夜睨土耳其。相機南下。拿破侖知之。以爲我新即帝位。國民未服。非耀威域外。以大捷臨之。不可以得志。且英國俄之敵也。吾若挑戰合縱以擊俄。歐洲必生大亂。吾乘其機。則伯父老拿皇之大業可以復見。於是潛結英土以待時機。乃先挑釁。以保護聖墓爲名。向土耳其索耶路撒冷地。耶蘇墓所在地也俄皇聞之。亦要求特權於土。凡土國中從希臘教之人民。悉歸俄治下。俄法教權之爭。實格里米亞戰役原因也。俄皇欲先發制人也。忽發兵十五萬壓土境。土人告急於法。法乃說英國以相從事。英國疾俄之南下也。又自倭打盧後四十年無戰事。人心思動也。於是土法英聯軍抗俄。開格里亞米之大戰。實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三月也。

加富爾以爲是千載一時之機也。使歐羅巴全洲人知有我撒的尼亞國者。將在今日。報百年夙仇。加富爾一棒於強奧者。將在今日。乃以加盟土英法三國以抗俄之議案。提出於國會。雖然。鯤鵬圖南。斥鷃笑之。陽春白雪。巴人嗤之。國會譁然。以爲不度德不量力。何至如是。加富爾昂然曰。

諸君諸君。諸君非以意大利全國之前途爲念者乎。今使俄人而捷也。則不待君士但丁奴不<sub>京土</sub>之陷落。而達達尼士。波士佛拉。已入俄手。地中海之大權。永在俄矣。諸君甯能傍觀耶。且我撒的尼亞。何可妄自菲薄之。甚自重者。人恒敬之。自輕者。人恒侮之。今也海陸軍制。既已大整。與各國合縱挫虎狼。一舉而雪千年屈辱之污名。正在今日矣。

嘻。豪傑乎。豪傑乎。守如處子。出如脫兔。十餘年來。舉國豪傑。風起水湧之際。而蜷伏一無所事。天下之至怯。孰過是也。一旦以慧眼觀破大局。遇可攫之機會。則急起直追。勿使逸。凜然當一世之大敵。而無所於懼。天下之大勇。又孰過是也。當時國會既躊躇莫敢決。而政府諸同僚。亦無一人與彼同志者。紛紛辭職去。加富爾不屈不撓。得請於撤



王。以一身盡兼各部大臣之職。壓輿論以行其志。直發二十萬五千大兵出東海。大兵既行。而加富爾手段之活潑。尤有可驚者。彼直從恩前宰相達志格里阿。共侍俄王。游歷英法二國。英皇域多利亞。以非常熱誠。歡迎彼等。且語人曰。英瑪努埃。真一世之將才也。而倫敦市長。亦率市民。以最盛儀饗宴。撤王。其至法國也。拿破侖第三及其皇后。皆親切懇篤。相接待。到處交叉意法兩國旗。以表同情。時意大利革命黨首領。編寧。方在法京。前加富爾屢招與同事。而不肯就者也。至是見交叉之國旗。感極而泣。信加富爾之政策。果足以救此國。乃來謁王及兩相。曰。『吾夙持共和論者也。雖然。持此論之目的。在統一意大利。今既見之。吾復何憾焉。請致書瑪志尼。使今後勿復與公等爲敵也。』至是而加富爾之手腕。益爲舉國所同認矣。

### 第十三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巴黎會議）

格里米亞之戰。俄軍遂北。是役英法之功雖高。而意將馬摩拉善戰之威名。亦忽轟於歐界。俄皇尼古拉。聞敗憤死。列國乃開會議於巴黎。議善後事宜。此實加富爾一生之最大舞臺也。時法帝拿破崙爲主盟。英俄普奧土意諸使臣咸集。加富爾乃親當全權。



之任。參列此會。方攘臂扼腕以待開議。奧使忽抗言曰。『撒的尼亞。半主之國耳。其使臣無參列會議之資格。』此非意外事而意中事也。撒的尼亞之加盟英法也。正如晴天一霹靂。響於奧人頭上。其用意何在。奧人知之。法人知之。即歐洲列國亦誰不知之。然則今日奧使之抗議。是加富爾早熟計而逆料者也。至是而知前此撒王英法之游。有妙算存焉矣。彼其於耳相語。踵相躡之間。早已與拿破崙有成言。於是拿破崙以議長之力。直排奧使之議。命意國全權得占一席。當開議之始。加富爾默然不發一詞。議案益益進。而加富爾惟唯諾諾。時吐一二奇警之言。使人知此中有一人物而已。其關於大計者。終不齒及。噫嘻。大智若愚。加富爾其果愚哉。昔普皇維廉嘗語人曰。加富爾非革命的人才。加富爾果非革命的人才哉。加富爾實猛如虎。烈如爆之人也。果也。會議將終。而其谷風一嘯。百獸震恐之氣象。乃大發現。

加富爾既於會議之際。與列國使臣交。使我為熱誠不屈之人物。為瀕亡之國一大

政治家。及議案將結。乃請於議長

議長為法國外務大臣菲利士息

曰。願為敝邦意大利人發一言。議長

諾之。奧使雖憤憤。然無如何。加富爾乃徐振懸河之雄辯。歷叙數十年來意大利之歷

史。其略謂「我國民比年以來。暴動又暴動。革命又革命。徒使生民塗炭。百務荒涼。此實革命家之罪。吾不能爲我國民諱者也。雖然。進而觀內部主權者。強暴壓抑之狀。其生息於猛虎苛政之下者。誠亦可憐。民孰不好生而惡死。好安平而惡危亂。而乃甘於擲百千萬之頭顱血肉。填苦海而不悔者。此必非可專爲斯民咎也。」乃進而描寫意大利列國苛虐慘制之形。人民呻吟呼籲之狀。舉座聞者。咸爲掩涕。遂請諸大國使臣。同以一公牘忠告尼布士王弗得南及其他諸邦。使之改革。及演說將終。乃益直擣中堅。睨奧使而厲聲曰。

余所述種種慘狀。其原因。何在乎。則奧大利是也。奧大利者。我之鐵鎖也。自由之敵也。獨立之讐也。奧大利者。實一大惡魔。而爲我所代表之。有歷史有名譽的意大利。全國自由民之毒賊也。

噫。此何等言耶。此實不啻對於奧大利而下宣戰書之言也。吾實不知此黎畢。其農。其一身之中。有胆幾許。乃敢斷然向萬山之中。而捋虎鬚也。當時奧使目眦然而不揚。顏勃然而屢變。乃復抗議曰。此非國際之言。請議長尼之。雖然。舉座諸使。已爲加高。

爾之擊誠猛烈的以太所感動。無一以表同情於奧使。惟相與錯愕。發嘆。心口相語曰。『不意阿、布、士、山、下、一、叢、爾、國、乃、能、有、此、人、才。』嗟乎。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苟有人焉。何小之云。君子讀加富爾傳。不禁吞聲飲淚。而嘆彼之以千里畏人者。不知復何面目。以立於天地也。

(未完)



學術

文學說例

(續第九號)

章氏學

世謂希臘文學自然發達。觀其秩序。如一歲氣候。梅花先發。次及櫻花。桃實先熟。次及柿實。故韻文完具而後有散文。史詩功善而後有戲曲。見羅馬文學史韻文先史詩。次樂詩。後戲曲。散文先歷史哲學。後演說。其所謂史詩者。一大史詩。敘述複襍大事者也。二稗詩。敘述小說者也。三物語。四歌曲。短篇簡單者也。五正史詩。即有韻歷史也。六半樂詩。樂詩史詩混合者也。七牧歌。八散文作話。毗于街談巷語者也。同徵之禹域。秩序亦同。夫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文質不同。繁簡亦異。然商周誓誥。語多磔格。帝典蕩蕩。乃反易知。由彼直錄其語。而此乃裁成有韻之史者也。蓋古者文字未興。口耳之傳。久則忘失。綴以韻文。則便于吟詠。而記憶為易。意者蒼沮以前。亦直有史詩而已。下及勳華。簡篇已具。故帝典雖言皆有韻。而文初參差。悉其修短。與詩殊流矣。惟夫體廢于史官。而業存于隳誓。由是一種踵起。藉歌陳政。詩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同波異瀾。遂各為派別焉。春

秋以降。史皆不韻。而哲學演說。亦由斯作。原夫九流肇起。分子主官。故諸子初興。齋車未變。一三三四。百官所以紀數。用莊子天則管子其遺則也。立均出度。柱下所以垂法。下篇義則老子其遺則也。逮孔墨二家。自我作故。既非絃數。亦不用韻。六國諸子。皆承其風烈矣。斯哲學所由昉乎。縱橫出自行人。短長諸策。實多口語。尋理本旨。無過數言。而務爲紛葩。期于造次可聽。溯其流別。實不歌而誦之賦也。秦代儀軫之辭。所以異于子虛大人者。亦有韻無韻云爾。名家出自禮官。墨師史角。固清廟之守也。故經說上下。權輿于是。龍施相紹。其流遂昌。辯士凌諄。固非韻文所能檢柙矣。然則縱橫近於雄辯。雖言或偃規。而口給可用。名家契于論理。苟語差以米。則條貫已歧。一爲無法。一爲有法。而皆隸于演說者也。抑名家所著。爲演說之元則。彼固施諸筆筭。猶與演說有殊。至於戰國游說。惟在立談。言語文學。厥科本異。凡纂錄文辭者。宜無取焉。等是人言。出諸唇吻。而據實而書。不更潤色者。則曰口說。鎔裁刪刊。緣質構成者。則曰文辭。彼戰國陳說。所以異于羽之爲命。觀射父之訓辭矣。遷固所錄。若蒯徹說信。伍被諫安。仍其本語。無所增損。如鞠獄之錄辭。此所謂口說也。至景十三王傳載中山王泣



樂對。語皆網立。復施韵言。酒次讌談。亮非如是。蓋勝既率意。蔡陳退而撰次本言。施以藻采。史官傳述。遂若造膝所陳。語本若爾。此所謂文辭也。由魏逮唐。分異文筆。余以文既異筆。而口說復與文筆大殊。策士飛箝之辯。宜與宋儒語錄。近人演說。同編一秩。見其與文學殊塗。而工拙亦異趣也。文選不錄口說。此後人所宜法。惟錄宋玉對楚王問。蓋與漁父卜居。為設難非具有此對。故獨有取爾。效戰國之口說。以為文辭者。語必儉俗。且私徇筆端。苟炫文采。浮言妨要。其傷實多。唐世杜牧。其最著也。然則溝分畛域。無使兩傷。在文辭則務合體要。在口說則務動聽聞。庶幾調適上遂乎。至乃上溯尚書。誥誓諸篇。亦由口說。顧命。陳教。則肄肄不違。江氏集注音疏。謂「重言肄者。病甚氣喘而語吃」。其說是也。夫以劇氣蹇吃。猶無刪削。是知佗篇記言。皆捫書本語。無一字出于史官潤色。與堯典禹貢殊矣。尚書詞語閎雅。誠非戰國時可比。然辨章科目。所謂傳之簡牘事。異篇章者。又未始出其族類也。

自歷史變故。諸子繼起。意內言外。分析始多。昔之單純者。語不完具。無傷于達惜。今之分析者。文非孳乳。不足以集辭。故自有熊以降。下逮共和。社會日進。而史籀始為大篆矣。自周宣以降。下逮嬴氏。社會日進。而李斯更為小篆矣。上世語言苟簡。蓋與未開之

國相同。本無其事。固不必有其言也。案蒲斯門人種。以同部女子爲男子所公有。故無夫婦妃耦之言。婦人處子。語亦無所區別。見加藤弘之講論集予尋鄭書「婦服也。從女持帚灑埽。」曲禮「士曰婦人。庶人曰。」斯適人之定名可知也。然士喪禮言「婦人俠牀。」注婦人「謂妻妾子姓也。」此則語無區別。與蒲斯門種勿殊。蓋庖戲儷皮以前之遺語云爾。又父子君臣夫婦。各有正文。而「昆弟」獨假于韋束之次弟。其後乃因緣以製「弟」字。鄭書「兄」雖訓「長」。毛公故訓實說爲「茲」。蓋由茲長而爲長者。亦猶令長之引伸矣。斯則兄弟昆弟。古無其文。蓋亦無其語也。大宗嗣始祖。小宗嗣四親。族人爲宗服。齊衰三月。蓋宗之重久矣。其始家族政體。宗猶羅馬之家父。亦若周世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尊嚴如父。崇絕如君。故餘子于適長。無敢有兄與昆之稱。而適長亦以臣子視餘子。未嘗言弟也。其諸庶相謂。則孟仲及季而已。本無兄弟昆弟之名。故亦不製其字。及其立名借字。則社會已開。必在虞夏以後也。又肇有君臣。已成國家。其初則有酋長而已。「酋」本「繹酒」說文引伸。則以酒官爲「大酋」月令部落之長。曷爲以酋爲號。蓋生人太欲。火食最先。進求蕩性。必在醕醉。亦猶動頰舞蹈。勿能自己。有爲之炊釀者。則羣生

所賴。實曰可也。是故稷為大官。黎稱火正。其尊之如是其至也。酒官崇貴。義亦同茲。觀

「尊」訓「酒官法度」爾雅釋文引說文如是而引伸為「高」「貴」廣雅釋詁尊高也孟子注尊貴也齊之稷下。猶稱高

者曰「祭酒」。酋長名義。于是可知。若夫地處要荒。開化稍後。君臣既立。而酋長時代之

遺語。蹤迹未亡。則其名號。又多錯雜。蓋「西旅獻豪」見于書序。馬季長云「豪酋豪也」。而

楚國以早夭之君為「敖」。如若敖郊敖訾敖是也。以長官為「敖」。如莫敖連敖是也。

敖為豪借。謂同聲通用之借君臣同稱。是即酋豪之舊俗矣。古者部落相爭。暫立酋長。以司軍

憲。故令長之號。先于侯王。楚之執政。實曰令尹。而君亦別言「靈修」。見于楚辭。訓者

望文生義。實多穿鑿。不悟靈修即為令長。古金石以「靈終」為「令終」。則靈令之通可

知也。淮南王諱其父長。其書稱「長」曰「修」。而楚辭傳本。多出淮南。淮南王嘗為離騷傳王叔師招隱士章句云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此楚辭傳本多出淮南之證、則修長之變可

知也。君臣同稱。又酋長之舊俗矣。良由楚在周初。尚棲篳路。開化既晚。故遺語猶存。斯

皆不見六經。而可以推知代語者乎。又計物量數。可徵故言。蓋近世達馬拉人。以煙草

二本。易羊一匹。煙草十本。易犢一頭。然其算數。知五而已。自五以上。無其語言。亦無其

會計。故見煙草十本。則擴張二手。以指切近。略知其合于二五之數。而不知其十也。又有知三而止者。而澳大利亞人。則三數猶不能燎。見角田柳作譯格得社會之進化夫世無衡量籌算。則人之計數。固以指爾。以五指為極數。而不能使左右相代以定位。則五以上宜不能知也。汪容甫作釋三九篇。歷徵古籍。凡欲言多數者。或則舉三。或則舉九。余以為舉九者。在社會開明而後。而舉三則上古之遺言也。當是時。以為數至于三。無可增矣。且庖戲已有十言之教。而易言「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律歷志言「五六天地之中合」。其他五行五色五聲五味之屬。大抵以五為度。蓋當時亦獨庖戲知十耳。元元之民。則以為數至于五。無可增矣。後世雖暫文明。而數極三五之說。傳之故老。習于胥頰。故亦相沿而弗普。由是觀之。語言文字之繁簡。從于社會之質文。豈不信哉。

駢儷為言。獨在中夏。而希臘文辭務在對稱。亦如神社造像。肥瘠適均。本希臘羅馬文學史固知人情所必至。初無間于東西也。原其始造。必非文字單純之世。何者。皇世語言簡樸。或徒有義訓。未造正文。逮及姬周。則有一訓而數文者。若釋詁所陳。三十餘言。總持一義。雖多同聲通借。而本字亦不少矣。誠以八代殊名。方國異語。靡不集合焉爾。方言列訓大

者十一語。訓至者七語。而云「初則國之言。不相往來。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今則或同。」是知閉關裹足之世。人操土風。名實符號。局于一言。則文亦抱蜀也。若史漢襍說。載姚最梁後略。述高祖語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而謂「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由儷辭盛行。語須偶對故也。」此于儷辭。故傷繁鄭。然莊子山木篇已云「吾無糧。我無食」矣。近世多謂我為餓借。然使辭遊繁複。則但云吾無糧足矣。亦不必有餓者。吾與我。吾我互易。則吾無糧我無食。未必非互文也。使祇有我字。而無同訓之予。則斯語不得就也。臧洪與陳琳書曰「足下微利于竟外。吾子託身于盟主。」尋其辭例。是亦同揆。使稱人者祇有吾子。而無足下之號。則斯語亦不得就也。爰在柏舟。則「觀閔既多。受侮不少。」義趣兩同。而表裏各異。非一訓數文之限。若乃素王十翼。老子一經。捶句皆雙。儷辭是助。尋其文義。獨多對待。然老云「為天下谷。谿谷大同。」釋水「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此廣隱之異。釋山「山續無所通谿。」說文「泉出通川為谷。」此通塞之異。而廣雅釋山則直云「谿谷也。」故謂大同。孔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危傾同。義本屬。解「傾危也。」釋「平易也。」非有一訓數文。亦不得為斯語矣。析言則谿谷有殊。危傾平易亦有小異。陸績說此即云「身平也。」然施于是處。無取其異也。又今老子本作「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與莊子天下篇引作「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不同。蓋六國時傳本各異也。雖然。儷體為用。固由意有殊條。辭須義



關子句無施。勢不可已。所以晉宋作者。皆取對待為工。不以同訓為尙。儀徵推崇斯體。上溯文言。義自文心雕龍。龍虎辭篇出。信哉其見之卓也。若夫華質之分。貞濫之辨。斯于散句。故無低昂。百年以來。亦既明哲。夫承天籌邊。固比肩于鼂令。周朗應詔。見宋書本傳。亦雁行于賈生。馮劉二代。斯類實繁。體若駢枝。語反簡覈。豈與夫蘇軾陳亮苟為辭費者同年而校乎。至大同以後。徐庾金樓之屬。流宕失居。義無機要。亦不足與于作者也。

明張燧作千百年眼十二卷。有說古人文辭一條曰。一蘭亭序絲竹管弦本。出前漢張禹傳。又如易曰。明辨哲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明令終。宋玉賦云。且為朝雲。古樂府云。莫夜不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邯鄲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云。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云。食不充糧。古人文辭。不厭鄭重。在今人則以為複矣。一張氏書證駁多疏繆。尤信僞書。蓋明世積習爾。然時有一二卓拔過人。如此條所舉。足證互文相變之法。故附錄于此。

夫琴瑟專一。不可為聽。分間布白。鄉背乃章。故儻體之用。同訓者十無一二。而非同訓者。擅其全部矣。辭氣不殊。名物異用。于是乎辭例尙焉。雖然。辭例又不可執也。若言上

下無常。進退無恆。「易文」處而不底。行而不流。「左襄二十九年傳」斯一事者。一則同趣。謂上下與進退當與恆皆

同一則僻馳。謂處與行底與流義相反對要其辭例則一。詞性亦同義有正資。而度無修短者也。至如墨

子經說下云「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視馬謂馬之善視者白馬視白。辭例一也。而白為具體。視為

抽象。謂白馬舉其全形。視馬指其兩目觀念既殊。則詞性亦殊矣。謝惠連雪賦云「皓鶴奪鮮。白鶴失素。」奪

鮮失素。辭例一也。而素為舉性。鮮為加性。墨子經上有「移舉加」之文。謂言詞分移舉加三性。經說釋之曰「狗犬舉也。叱狗加也。」蓋直指形質謂之舉。意

存高下謂之加。如素即白色。是為直指形質。如鮮方言訓「好」。淮南俶真訓注訓「明好」。好者由人意好之。是為意存高下。如平氣稱狗。是為直指形質。如激氣叱狗。是為意存高下同。一言狗而有舉加之別。是猶長言短言。因不系文字之殊矣。至如鮮素之屬。今世言形容詞者。未能定其科別。故今取墨子語定之曰「舉性形容詞」「加性形容詞」。庶幾得其分際。觀念既殊。則詞性亦殊矣。若膠

執辭例。而謂準度兩語。分寸無差。至于白視素鮮。亦必穿穴形聲。為之改字易訓。則是創性以適例也。雖似渙釋。方更窮詰。抑亦賢智之過歟。自高郵始發辭例經義大明其後諸儒乃有創性適例者。至今文士以王學為

穿鑿良可嘆息者矣

武島又次郎作修辭學曰。「言語三種。適于文辭。曰現在使用法。國民使用法。著名使

用法。是為善良用法。反之國語所無。亦有三種。曰廢棄語。千百年以上所必用而外來語。新

鑄造語。施于文辭。則非善良用法。世人或取丘墓死語。使之蘇生。語既久廢。人所不曉。

長

輒令神味滅失。如外來語。既破國語之純粹。亦害理解。有時勢所逼迫。非他語可以備代。則用之可也。若務為虛飾。適示其言語匱乏而已。亞美利加詩人普來烏德氏嘗謂其友曰。觀君文數用法蘭西文辭果使精練英語。

則無論何種感想自有言語可表何必用法語也。英美語貧弱亦如日本語不得不藉于他國輸入。然普來烏德氏猶為是言。則外來語不得過用。從可知也。新鑄造語。蓋言語發達

之端。新陳代謝之用也。今世紀為進步發見之時代。有新事物。誠非新造語不足指明。

然當察其所以用此者。為虛飾耶。為實際必要耶。乃可以定其當否爾。古者日本思想

簡單。得簡易之漢語。已足明其指趣。而作者輒喜用險難多畫之漢字。以驚人目。豈不

陋哉。一案武島以外來鑄造。有時需用。特毋令濫。而廢棄語則直為官師所不材。是于

日本容可云爾。至于禹域。進化雖紆。然其官府治具。社會人事。繁錯萬端。本非曩時之

日本比也。頃歲以來。漸為進步發見之代。常語簡單。有待鑄造。然尋檢雅詁。廢語多有

可用為新語者。東人勉通小學。不知其可相攝代。則宜以廢語為一瞬而不復視也。夫南

北極半歲見日。半歲晦冥。而「暨」字古義可用。說文「暨」曰。日視兩物平行。漸遠則成交角。而

「自」字古義可用。說文「自」望遠合也。予向作正名略例。嘗道其蠱物矣。語有惡其冗長。而施用遺

言。則一二字可了者。于勢固最為徑便。豈若虛全樊宗師輩喜為險怪者比耶。夫惟官

言。則一二字可了者。于勢固最為徑便。豈若虛全樊宗師輩喜為險怪者比耶。夫惟官

號地望。著于標題。施于傳誌譜錄者。必用今名。而廢棄外來新造之語。皆不得代。此文

辭之恆例也。械器輿服。古今異宜。亦不得代。故崔鴻易「撫盤」以「推案」。百藥變「脫

帽」為「免冠」。物非所有。飾從雅言。見譏于子玄矣。見史通 敘事篇今之言者。非攤施剖符之率。

而亟言「擊節」。處髡首辮髮之俗。而自述「抽簪」。此之宜絕。亦文辭之恆例也。若乃雅

俗稱名。新故襍用。是寧有厲禁耶。至云人所不曉。致減神味。說尤鄙淺。夫廢棄之語。固

有施于文辭。則為間見。行于謠諺。反為達稱者矣。顏籀作「匡謬正俗」。嘗舉數條。如釋詁

云「略利也」。而唐人謂礪刃為「略刃」。釋詁云「洋多也」。而山東謂衆為「洋」。釋言云。

「恟痛也」。而太原謂痛而呻吟為「通喚」。顏云通 即恟晉令有「覆連」。而唐人謂檢察探試為

「覆坵」。此竝曠絕千年。或數百稔。不見于文辭久矣。然耕夫販婦。猶人人能言之。至于

今日。斯例尚多。方言云「佻」丁小縣也。今稱縣繫曰「弔」。則其遺語也。「塞安也」。今杭

人謂安寧曰「利塞」。則其遺語也。「崽」音泉者子也。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聲如

今粵人謂兒童曰「崽」。聲如 宰則其遺語也。「偽」音訛謂之「佻」。注船動搖 之貌也今南人皆謂動搖船

曰「划」。則其遺語也。自秦以後。人臣不敢稱「朕」。而合北人猶自稱「替」。斯朕之音變

矣。晉人言「寤馨」。唐人言「某享」。見匡謬正俗云「俗呼某人處爲某享享音火剛反」今吳人並有是語。斯亦關雎之舊言矣。至于負重之呼「邪許」。痛苦之呼「煥休」。應人曰「若」。以「諾」而從若聲。拒人曰「否」。以「否」而從否語。如此類者何可勝道。故文辭則千年曠絕。諸諺則百姓與能。亦與顏籀所舉一也。吾儕足迹所涉無幾。猶能舉此數端。世有子雲。可勝記耶。然則不曉者僅一部之文人。而曉者乃幾徧于全部之國民。何爲其佶倨滅味也。故知廢棄語之待用。亦與外來新造無殊。特戒其過濫耳。若夫三者所施。各于其黨。則家實齋有言。「戰龍載鬼。可入周易。不可以入書禮。」亞諾路得評判論亦云。「認現在使用與否之問題。其于言語。不在常談之有無。而視其施于格段。關於目的者何如。」是二說也。可  
以起牝牡無常之病矣。

(完)



國聞短評

尺素六千紙

社員某

拜啓。今日路透電報言俄皇下詔書。將本年二月西在墨斯科俄舊京鬧事之學生。當時竄謫西伯利亞者。今悉一一賜環云。其用意何在乎。稍有識者當能見之。世界民權風潮。遂終非一二獨夫民賊所可敵。雖有悍狠陰鷲者。竟無奈此進化自然之運何也。今日全地球中以箇人之威力而論。孰有過於俄皇者乎。今且不能不豎白旛以降於民黨之轅門矣。嘻。獨夫民賊看者。雖然非有俄學生堅忍不拔百折不回之勇氣。亦安克致此。彼其前此瀝血於絞臺。瘞斃於鐵獄。暴屍於漠野之學生。不知幾千百人。而始有今日也。聞俄皇有引用虛無黨人參議國政。共圖維新之議。皇后及其餘貴族力諫。皇不爲動云。嘻。尼古刺第二亦識時之俊傑哉。某頓首。七月十八日。

東京學生事前號奉聞各節。頃復得學生某君來書云。間有失實之處。據云。毓氏並無向諸學生打恭作揖之事。彼非到會館之人。亦無如此待學生之禮。又吳京卿之對恭

池。並非如投信者所云云。惟日文部省某姓議京卿。以留學生事。先生有何意見。京卿答以公使失職。放棄權利。學生等深明國家權限。值此自覺無顏。大半作歸計云云。謹更正奉聞。此事乃以一無權無勇之團體。與兩政府相交涉。不特中國前此所無。即在外國亦所僅見。其善後結果如何。專視內力。旁觀之。為友為敵。似皆無足輕重。諸公以為何如。某白。七月廿二日。

與日本政府交涉之方面。頃得留學生會館公函。知將已就緒。照錄原函如下。七月廿四日

拜啓。留學善後事宜。前由長岡子爵柏原文太郎君等出為轉圜。互商數次。旋於陽

歷八月二十五日得復書。茲錄其條件譯如左。

- 一 設學生總監督事。俟貴國政府決定後。日本應無異議。
- 一 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由左記之三校保請。外務省咨送。

- 一 東京同文書院
- 一 弘文學院
- 一 清華學校

一 志望軍事教育者。俟福島少將歸國後。再行商議。因第二條未定在學時限。而當時面晤。有在學至少以六月為度之約。翌日又往詢問。茲於二十七日又得復書。譯

條件如左。

一保送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須備左記二項。

(甲)在校六個月以上者

(乙)由成年之留學生二名保證。並納保證金三十圓以上者。

一在前記之三校中。有不得已之事。而令之退校。或拒絕其保送者。不能再由各該校咨請入文部省直轄學校。

其他書中未經叙明。而當時曾得面許者。(一)軍事教育。已允俟福島少將回京許。為從旁竭力斡旋。(二)吳孫兩君歸國。將來有機再來。可無阻碍。(三)保證金由在學之學校或由會館存置銀行。俟卒業後仍還本人。(四)所有三校以外之學生。於總監督未來之前。由中日士紳設法保送。謹以報告。即請公鑒。八月二十九日留學生會館幹事同啓

與本國政府交涉之方面。聞北京已有電諭令振貝子查辦。振已於昨日入東京。學生擬上一書。陳其原委。已由吳君止欺張君星五等十人代表往見云。振貝子約以八月

初四日應學生之招待。往神田鈴木町會館云。不知向後作麼生。八月初一日  
頃得陝西匿名投書。題曰「醴泉宋芝洞被陷實錄」。屬登本報。惟查上海天津各報館。皆已將全文揭載。本報續登。未免明日黃花。故從闕如。此事全由陝臬樊增祥一人搗鬼。樊乃榮祿門下最得力之鷹犬。榮爲西安將軍時。樊以知縣入其幕下。極力納交。榮識字無多。樊稍解一二卑靡猥屑之詞章。在腐敗學界中。薄有才名。因此互相狼狽。及神京淪陷。兩宮蒙塵。便是樊增祥時來運來之候。僅數月間。由大令超升臬臬。氣餒薰天。秦中上自撫軍。下至輿隸。無不悚仄。仰其鼻息。其作威作福也亦宜。竊惜宋芝洞避居海上以來。歛跡不問世事。海上所謂新黨者。方共笑其蜩縮。以爲詬病。而樊增祥乃以各報痛詆頑固。皆宋嗾使也。試問我海上同業諸君。肯承認否耶。往讀明史。見馬士英阮大鍼當燕京淪陷。思皇殉國之後。猶著蝗蝻錄。逮捕復社君子。竊歎人之冥頑不靈。何乃至是。今觀此。而知古人之洵非不可及也。聞樊廉訪最嫻音律。錦囊中燕子箋。夜不久當出世。但何苦爲將來著桃符。最者增一劃淨脚色耶。七月廿六日  
昨得都中來書。述榮相國三大盛德。一醇邸本既有妻。而榮強以己女妻之。請聖母主

婚。是奪婚之盛德。二。壽公不願向榮請雙腿安。榮以襲王爵取其歡心。濤已過繼承襲。某長房之公爵。例不得奪移。而榮毅然爲之。是奪爵之盛德。三。榮於數日前將其愛妾扶正。賀客盈門。其妾尙無子。今竟以爲妻。是奪嫡之盛德。四。說者謂醇王濤公。皆今上胞弟。榮知聖母風燭之年。故結此。以自固云。雖然。唐高宗所謂此朕家事。卿勿預知。吾儕小民。正不必過問也。某頓首。 七月廿七日

近日有復興海軍之議。袁慰帥請每歲籌常款百萬兩以從事。掃從前南北洋閩廣等界限。全國爲一。分常備豫備二艦隊。於芝罘上海南京江陰廣州五處。分設海軍軍務所云。此計畫視李合肥前案。頗高一籌。但今日中國之力。能及此否。是一難決之問題也。且凡興作一事。必有目的。今日列國汲汲擴張海軍。皆爲實行帝國主義。不得不爭海權。以軍艦保護商務。實經濟競爭之結果也。而我當道之效顰者。何爲吾非反對此議。吾信我國將來。必有持進取方針之一日。但於今日之治此者。不能無疑耳。又聞俄國許借旅順口爲我海軍屯泊所。俄人外交手段。真加人一等。某再拜。 七月二十八日

增稅免釐之止諭。既已發布。釐金廣商之政。一舉掃之。固大快事。但關稅之權。既爲債



佳。所。擬。辦。權。由。金。益。移。於。外。國。將。來。我。國。民。當。華。新。之。任。者。豈。困。難。耳。一。嘆。同。日。俄。人。於。滿。洲。撤。兵。後。尙。以。保。護。爲。名。擬。招。集。中。國。人。當。兵。以。充。其。任。於。吉。林。省。千。五。百。名。黑。龍。江。省。千。五。百。名。各。二。千。八。百。名。云。英。之。派。印。度。非。用。英。兵。也。用。印。兵。也。聞。英。人。在。威。海。衛。募。集。中。國。兵。以。來。華。人。之。得。入。英。伍。者。其。威。儀。雖。一。大。鄉。紳。不。如。也。嗚。呼。將。來。此。等。現。象。舉。國。皆。是。豈。直。威。海。哉。豈。直。吉。林。黑。龍。江。哉。同。日。

某。白。近。日。西。人。經。營。長。江。上。游。不。遺。餘。力。德。法。兩。國。皆。在。宜。昌。新。設。領。事。聞。德。人。日。間。並。設。領。事。於。四。川。云。英。國。之。印。度。支。那。輪。船。公。司。已。開。通。湖。南。航。路。前。月。昌。和。號。輪。船。初。次。航。行。漢。口。岳。州。長。沙。虧。損。二。千。餘。金。云。然。西。人。不。屈。不。撓。將。來。內。河。航。利。終。盡。歸。其。手。耳。又。自。礦。務。章。程。頒。行。以。後。湖。南。各。山。地。西。人。足。跡。無。日。無。之。如。此。江。山。坐。付。人。誰。之。罪。歟。誰。之。罪。歟。某。罪。言。七。月。二。十。九。日。

某。再。白。今。年。歐。美。學。界。特。色。之。大。著。作。頗。少。惟。四。月。間。英。人。胡。德。氏。新。著。一。書。名。曰。西。洋。文。明。之。原。理。一。可。謂。進。化。論。之。革。命。者。蓋。英。國。學。派。向。主。實。利。主。義。自。霍。布。士。洛。克。邊。沁。以。來。雖。互。有。出。入。其。大。旨。總。不。出。於。此。達。爾。文。斯。賓。塞。與。以。生。物。進。化。之。公。例。撰。

論之於政治道德學界壁壘一新。然實利主義亦益光大。胡德氏亦汲此主義之流者也。但其大旨謂當犧牲箇人以顧團體當犧牲現在以顧將來。實爲前此言實利言進化者痛下一鍼砭。胡氏自謂此書必爲二十世紀學界一大影響。吾亦望胡氏此書爲我中國學界一大影響。某頓首。

七月二十九日







# 史界兔塵錄

## 歐洲弱小之國

◎姆洱加斯公國 在法國沿海州之裏。面積二十平方啓羅米突。人口凡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人。首都曰姆拿哥。瀕于地中海。其地山水秀美。兼帶海澳。加以氣候溫暖。夏冬之交。四方遊客屬集。常極殷闐。有著名的賭場。富豪家多來此呼盧喝雉。常一擲萬金。高興淋漓。是亦俗界之樂天地也。

國民係腓尼西亞及希臘殖民之後裔。建國以來。至于今。常不失其獨立。國爲公國。國公爲其主長。有內閣一。法庭一。知港廳一。以理國事。軍隊總數七十九人。憲兵及港兵四十四人。國家歲入之最大者。係賭博稅。以賭博而維持其國。亦風流哉。

◎哇爾丹多共和國 在法國亞黎耶周州之南。爲法國政府與西國天爾嗟爾大僧正之保護國。全國面積四百五十二平方啓羅米突。人口凡六千。首都曰維耶霞。有人口

一千自法王路易魯參玻尼治世時即爲獨立國國民概爲樵夫牧子國建于希尼峽關地勢險阻山嶽重疊人不易到惟沿其首都河源以資來往上下是豈歐洲之武陵桃源歟其國現有大統領二人隔年而當國政又以爲法西之保護國故一年入貢法國政府五百佛郎一年入貢天爾嗟爾法廳五百佛郎云

◎沙瑪里共和國 在意大利之麻爾治州沿以海灣面積九十九平方啓羅米突人口凡八千二百其建國遠在三世紀迨後當十三世紀乃定國憲而爲立憲共和國有大統領二人每六箇月改選之議會用兩院制上院議員十二人同時即以爲內閣員下院議員百二十人兵額九百八十三人歲入十三萬九千佛郎云

◎里丁斯打仁公國 在德奧兩國之間面積百五十七平方啓羅米突人口幾及一萬首都曰拿芝斯有人口一千其國公每迎奧廷一貴族爲之云

◎莫列涓國 介于比利時德意志兩國之間亦屬于比德兩國不成獨立乃一鄉也鄉人隔年服役于兩國故一朝兩國若開戰端假令其戰亘于二年之久則一年助德國以攻比國一年助比國以攻德國實一奇觀也且最奇者其人居于比德兩屬之



地。而所操者係法語云。

### 高昌國遺蹟

高昌者西域之一國也。與西突厥接境。唐太宗統一宇內。其王麴文泰入朝。然原一獨立國。後不應唐之徵命。不來朝貢。唐使責之。則曰。鷹飛于天。雉伏于高。猫遊于堂。鼠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耶。太宗聞之。大怒。發兵征之。文泰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云云。可以察知其國情與地位矣。不料唐兵猝至。舉其二十二城。八千四十六戶。一萬七千七百人。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之地。盡下之。終滅其國。改爲西州。此事見于唐書。是貞觀十四年時也。

物換星移。唐祚已絕。久之而西域之統治亦墜。古高昌國都之跡。亦無有知之者。今瑞典王夙好考古之學。多賜資學者。以探亞細亞古蹟。有一學者往訪其地。據于書史。原于口碑。至其國都之跡。滿目積雪皚皚。乃多役土人除其雪。雪底處處有家屋之存。千年古都。忽然出現焉。惟其家屋係木造。不如印度布啤古跡之美觀。學士乃攝影之。携

還而獻于王云。

布丹使臣入朝

葱嶺之南。有兩小獨立國。一爲洱波爾。一爲布丹。布丹人民。屬于漢族後裔。曾爲元世祖所征服云。

倫敦布里芝消博物院中。有中日戰役錦畫數幅。一日本畫。一中國畫。中國畫者。乃繪日本戰敗。大使匍匐北京廷下。謝罪請和之狀。據聞當時戰役既開。風聞漸達于亞細亞西方。未知孰捷。會此畫來自中國。而轉傳到布丹。布丹驚議曰。聞之日本。勇武冠于四隣。元世祖征之。不能克。一敗而覆其全軍。今日日本戰敗。請和中國之強。可想。今不入貢。後患真不可測。乃遣使六人。齎方物。踰葱嶺。備嘗艱苦。以達北京朝廷云。但不知當日對其使者如何曉諭之耳。一笑。

## 小說

## 新羅馬傳奇

飲冰室主人

第五齣

弔古

(二千八百二十三年)

(淨扮加里波的水手裝上)

(破齊陣)孤嶽千尋壁立長風萬里橫行冰雪聰明雷霆精銳天付與男兒本性叵耐朝朝送客浮家慣著甚夜夜驚人匣劍鳴西風聞血腥

(鷓鴣天)浩浩天風轉耳過醒時涕淚醉時歌伏波橫海人才少枯苑蕪城入夢多驚駒隙感川波年來無奈古愁何誰將亡國無窮恨說與秦淮舊日河小生加里波的是也門閥寒微家計貧窶父親德彌尼航海爲業小生未離襁褓已涉波濤慕哥俞布通天鑿孔之風懷訥爾遜爲國同仇之志兼以性情孤憤膂力剛強苦無百里之才願學萬人之敵典衣一醉結奇士於風塵磨劍十年理不平於行路行年七歲承父母命入教會學校研究神學叵奈條粗莽情懷不喜那陳腐教理因習些算學天文

航海兵法等學科。雖非專門。卻有心得。嗣因家貧廢學。仍尋海上生涯。今日隨船長皮津。航行羅馬。想這羅馬。乃我祖國首都。爲古今東西歷史上第一名譽之都。府令度儘俺游覽。好不壯快。(指介)你看前面海岸。葱葱鬱鬱。綠楊城郭。烟雨樓臺。國主莊嚴。川原雄壯。正是東西波浪。兼天湧。今古風雲。接地陰。羅馬羅馬。你兀的不愛煞儂也。

(油葫蘆)一霎涼風吹酒醒。正到洛陽城。望朝霞起。午雲捲。夕陽明。十丈軟紅塵。玉宇瑤樓迴。百戰舊山河。歷歷心頭影。一箇是扁舟。天地無雙士。一箇是青史。人間第一城。我便要整頓全神。注定卿。

(作到介)呵呵。好羅馬。今日落到我手了。小生向讀國史。目注心營。雖則未遂壯游。却也已同身歷。今日不免將心中的羅馬。和目中的羅馬。逐一按圖索驥。比較分明。則箇(上岸行介)(作驚訝狀介)怎麼一箇整齊嚴肅的羅馬。卻這樣凌亂。混雜起來呢。(再前行介)(驚介)噯呀。我記得歷史上的羅馬。何等殷闐繁盛。怎麼今日卻是哀鴻遍野。春燕無歸。滿眼悽惶。都只一片蒼涼氣象也。(嘆介)自古道。百聞不如

一見自非親到名城。怎知今昔之感。

(自羅袍)原來是喬木廢池。如暝甚黃昏。清角吹寒。賸有空城陣雲。黯沒漢家營。月華破碎。秦時鏡。淒涼草樹。鶻啼有聲。尋常門巷。燕來無情。難道我夢兒錯認了黃梁境。

我想羅馬城內。名勝古蹟。所在多有。等成順著路兒。訪覽起來。(行介)志士淒涼。閑處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呀。這便是凱旋門了。呀。這便是議會場了。呀。這便是教會堂了。呀。這便是十三大劇園之一了。你看雄圖未沫。遺址儼然。我偉大國民的精神。好不令人。生感。但係斷井頽垣。磚苔砌草。卻怎便零落到這般田地呀。

(駐馬聽)金碧飄零。北斗星沈。天有恨。伽藍寂靜。南朝烟鎖。佛無靈。神鴉社鼓。斷腸擊。兔葵燕麥。斜陽影。誰記省。觚棱夢。冷秋前病。

(沈醉東風)你記得昔日啊。定中原。饒歌健勁。你聽得今日啊。哀江南。詞賦淒零。雨打了。花月痕。浪淘盡。英雄影。望一片山殘。水賸。都付與鳥啼。故國人泣。新亭樓空。夜永。把十年好夢。被風抖醒。

哎。羅馬羅馬。你兀的不痛煞儂也。(嘆介)我想古亦日月。今亦日月。古亦山川。今亦



山川。我們這箇借大羅馬豈不是靠著從前那幾箇豪傑的心血魄肉造出來的嗎。天公啊。怎麼你昏昏沈沈醉了幾百年。竟不肯替我們意大利再降一箇人才。

(五韻美)天無語。人如病。後來人叫不出前人。應向那裏叫喚起國民魂。性似這山河破碎。待誰來擔荷。一身輕。(黑蠟令)便是俺無情。有情到這裏。不由人魂驚目驚。猛回頭。紅淚飄零……俺的羅馬啊……只怕你也黯銷魂。憐我憐卿……俺啊……悶着那滿腔兒歌聲哭聲。對着那大江心月。明浪明。抵多少。棒喝兒。儒經佛經。則索打疊前程。誓恢復神京舊京。

(自語介)俺想英雄事業。天不限人。豪俠情懷。今當猶昔。我加里波的生。茲名國。古當盛年。難道古人能創立。這羅馬。我們就不能再造。這羅馬麼。但係天地悠悠。人心夢夢。正不知舉國中。同茲感慨者。還有幾人。

(憶多嬌)是百年歌舞。厭言兵。怕一本難支大厦傾。但觀到。處天涯。春若有情。趁着那芳草初生。啼賦未。鵲管。領取這爛錦年華。魂清夢清。羅馬啊。俺今日。便次淹留。也增傷感。不若暫且作別。奔走江湖。訪尋同志。待到大業。

告成。再來和你厮守罷。

(尾聲)我是多情卻似總無情。解道莫近彈碁恨。不平便揮手空濛。一瞥山河影。

(下)

### 捫蝨談虎客批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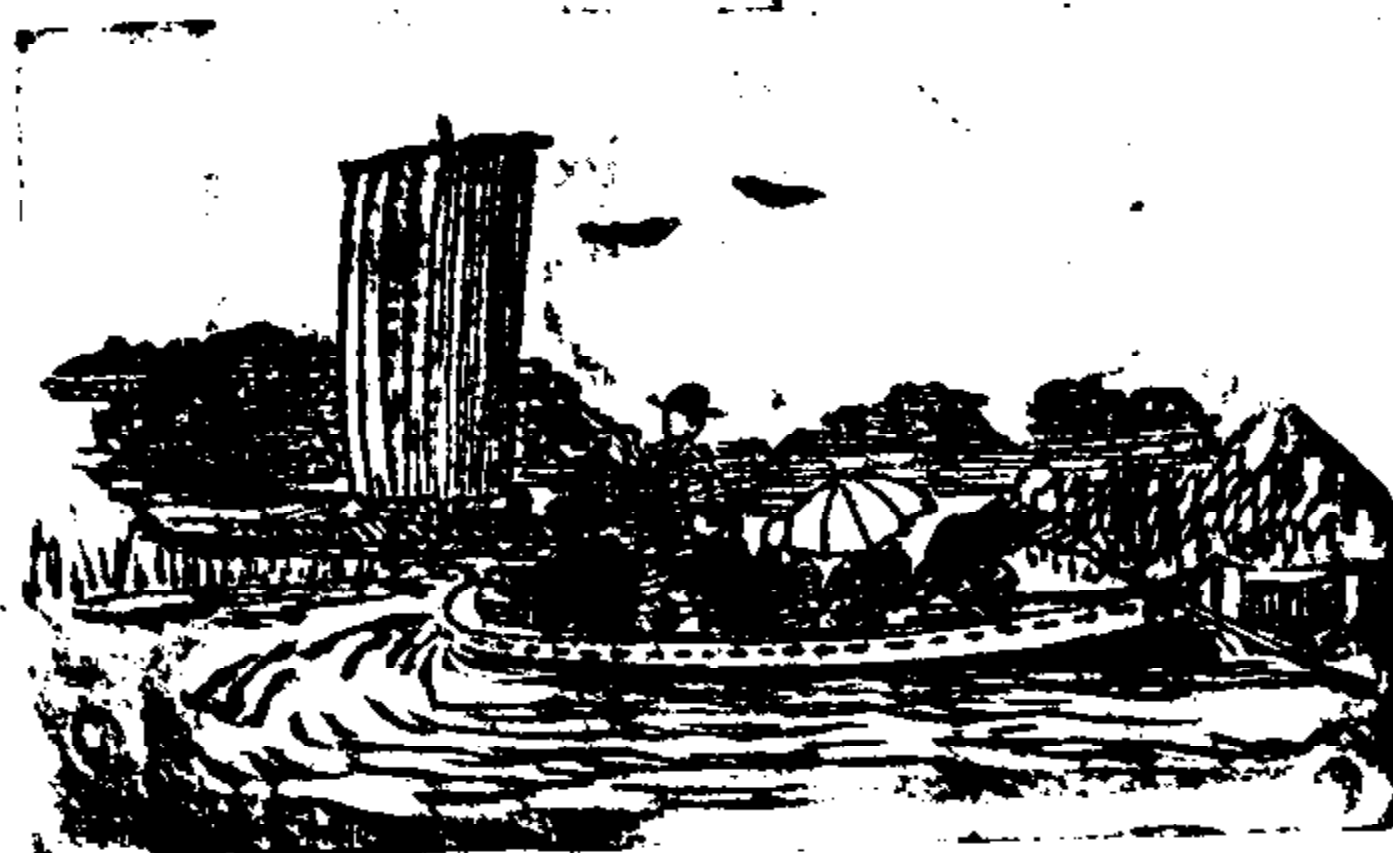
敘瑪志尼起筆於海濱一游叙加里波的起筆於羅馬一游皆係胎孕二雄壯志之地也是歷史上實事是  
劇曲上真景二雄留此佳話似爲新羅馬傳書地步

寫瑪志尼便活畫出一箇大學者寫加里波的便活畫出一箇大軍人真是寫生妙手

前半齣未到羅馬以前極意想望描出如錦如茶世界觀起後來失望益增根觸所謂將軍欲以巧勝人盤  
馬彎弓故不發也

作者生平爲文每喜自造新名詞或雜引泰西故事獨此書入西人口氣反全用中國典故曲中不雜  
一譯語名詞是亦其有意立異處

作者少年善爲綺語故雖憂國之文亦往往以美人芳草出之不可不謂文人結習然其所以哀感頑脆者  
則亦以此



## 十五小豪傑

披髮生

## 第十一回

噴雪洋羣兒精白点  
橫造野獸于提黃昏

凡人杜足戶庭。潛蹤閭里。未嘗縱遊惡濁。飽看滄桑。怎知到世路崎嶇。人情叵測。人道如此。物情亦然。別處的海豹。閱人積習。異常机警。每出游樂。輪班張守。偶耳足音。輒傳警報。故獵戶不容易近他身邊。可憐晉羅灣上的生長孤島。自脫胎以來。還未見過人倫。像似忘机的沙鷗。把那操心慮患的功夫。都閑過了。童子們見他這般。滿心歡喜。被靠著礁石障身。漸逼前去。約離有八九丈遠。一字排開。橫截歸路。號聲一舉。衆鎗齊發。眼見二十餘頭。早已應聲而斃。其餘東奔西馳。竟逃入水中。連影兒都不見了。童子們意外大捷。不勝喜躍。忙把他曳到露營來。莫科用兩塊大石。築了一竈。將大鉄鍋架上。氣蓬蓬的沸了一鍋大湯。俄敦等把那海豹皮剝得精光。去塊大塊的切了。投入鍋中。煮不上幾分鐘。見有膩膩滑滑的東西。浮出水面。這就叫做海豹油了。沸的時候。有一種奇臭觸鼻。令人催悶。各人也不暇顧。忙撇了洋油。澆入空樽。又將他肉投下再煮。

自是日下午。除寢食外。只知以此爲事。直至翌日傍晚。纔把那二十餘頭海豹煮畢。蒸得數斛清油。各人遂了心願。一夜安眠。詰朝早起。拔營而行。這團盈盈滿載。車體重了。虧那兩隻獵馬力還強。慢慢的行了十二點鐘之久。纔得歸到洞來。恰是上燈時候。纔將海豹油傾出一試。雖然不能大放光明。卻可免了黑暗地獄的慘處。自是無話。是月二十五日。係耶穌降生日子。西人算他是一年之中。第一佳節。俄敦定議放假兩天。大家同樂。賴雅涅沙毗兩人苦心經營。先期一晚。早在洞內懸了許多大小國旗。陳設得十分妥當。到了這天。東方纔白。各人急忙起來。大放祝砲。各人握手爲禮。少不免說了幾聲恭喜。因爲胡太年紀最小。各人舉他作了總代。命他到俄敦總統處。恭恭致賀。可喜是日天朗氣清。風和日麗。各人走到湖邊。隨意耍了一會。忽然再聞砲聲隆隆。各人知是午餐的時候到了。同進食堂。但見桌上鋪的布。雪光耀眼。瓶中插的花。芳氣襲人。中間放着一座大花草。把無數小旗裝飾得十分悅目。更拿藥單一瞧。見寫著

炸「額支」

形狀似兔的四足獸

薰小鳥

炙兔肉

七面鳥全隻

罐頭蔬

藥三種

點心

一大盤

此外紅茶。咖啡。葡萄酒。車厘酒俱備



各人從容坐定。莫科每端一菜來。都贊不絕口。食將半。武安離坐鵠立。頌了本島總統的功德。上酒爲壽。俄敦答詞致謝。謹祝本殖民地日趨繁盛。又遙憶故鄉親友。情見乎詞。說畢各浮一太白。其後胡太起立。代各年幼的謝武安平素相待之厚。勸各人奉觴致敬。其言論真摯。大眾爲之感動。勸呼喝采之聲。響震石壁。這時武安的顏色。像似不勝感激。惟有杜番一人。獨自默然不語。首垂下視。過了一禮拜。早是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的新年。屈指計來。童子們流落這里。已閱十月。在南緯地方。年初天氣。正是盛夏。各人念着冬烘時候。家畜遠在戶外。許多不便。因決議把那小舍移來洞側。又擬設一火爐。把煖氣送進小舍。俾那動物不至犯寒僵死。巴士他武安沙毗莫科等。爲這工程。忙了一個多月。及是時。杜番率着同黨三人。每日出外游獵。預備好些食物過冬。這也算各盡其職。他們嚮議到家族湖東岸操望一遭。一則細查東方地平線上有無陸影。一則考察物產。望獲天然之利。一日武安與俄敦對話。談及此事。力言東方或有陸影。惜坡陰未嘗望見。當速往一勘。又道。我想足下心中。亦必贊成我說。尋出陸地。早作歸計。我想足下是同我一樣。一息不能忘情的。俄敦道。君言甚是。我當與大眾商量。選

五六人伴君同行。武安道。五六人未免過多。如此多人同去。必要遶湖邊陸路。迂折了。反費事。愚見以爲不如用一小舟。橫流而濟。更爲直捷。但小舟不能容得多人。我意爾三名同行便足。俄敦道。此計甚妙。君欲選誰作伴。武安道。莫科。莫科稍識駕駛。我又素知其爲人。風順揚帆。逆則鼓擢。走六七邁水路。無甚難事。據地圖而着。那邊有一小川。自湖中湧出。流注本島東灣。我欲溯此前往。俄敦道。甚好。惟多携一人同去。似更方便。武安道。我意中早已選得一人。就是舍弟佐克。我見他近日情形。更爲放心不下。我想他定是犯了甚麼大罪。有不可對人說的。我出盡方法嚇他。他總不則聲。若在無人之處。只對着我。說猶未了。俄敦遽道。君言有理。同佐克去罷。自今日打點行李。趕速起程則箇。是日會齊衆人。把那三人遠行的事情告訴了。莫科久困洞裏。常覺鬱鬱。一聞此命。似久旱逢雨。喜的了不得。佐克與伯兄同行。自更無甚不願意。單有杜番。見不派到自己。心甚不平。屢向俄敦討情。俄敦把武安所說的活。暗地告他。又解明不能多人同行的緣故。杜番不聽。猶可。一同俄敦說出這種話來。忿得滿面通紅道。這樣麼。俄敦。這回的事情。全爲着武安一人私事不成。俄敦道。杜番。你說的差了。你不獨冤枉武

安連我都認蔑了。杜番雖然不敢再聲。瞧他面色。像心裏很不舒服。悻悻然自走開了。武安等查驗小艇。把破損地方。逐處修整。又將胥羅船所用的三角帆。配置恰好。帶了兩口長鎗。三口短鎗。硝藥若干。毛布數張。及五日內的糧食。二月四日八點鐘。別了衆人。自紐西崙川。出了家族湖。是日天氣清和。順的也是順風。急張了帆。但見微波蕩漾。舟行似箭。行不上半個時辰。回頭望那臨崖送行的良友。初猶如蟻。漸失所在。更過一點鐘後。連惡崙岡絕頂。都沒入地平線下。再不能見。自交午初。風力漸衰。比及正午。風全息。因下帆弄飯喫了。佐克執柁。兩人鼓棹。仍向北東前進。至四點鐘。望見東岸樹梢。低浮水面。若安莫科手漸疲。身漸熱。斜暉刺頭。汗流浹背。一望湖面。儼然明鏡。俯瞰水底。深可丈許。蘋藻繁生。游魚可數。六點鐘。艤船東岸一丘之下。松柏鬱生。森森蒼翠。可恨斷崖爲削。苦無插足。更北上半里。見一川口。武安道。這川定是坡陰地圖所載的。莫科道。是盍替他起個名兒。武安道。就呼他東方川罷。是晚登岸露宿。翌早六點鐘。再下船解纜。駛進川口。時適潮落。順流而下。更不費力。莫科獨立船頭。東撐西持。提防觸岸。武安兄弟。安坐船尾。左右顧盼。見兩岸比紐西崙川還高。堤上萬木森森。松柏尤茂。川

幅最濶之處。不過三丈。遠不及紐西崙川。川流急激。正爲此故。遠望林中有一種喬木。狀如張蓋。枝上垂垂結實。長四五寸。作圓錐形。武安雖不及俄教多識草木之名。也知這種叫做「枳通巴銀」。其實甚堅。可食。又能製油。一路羽毛二族。如駝鳥野兔之屬。不時出沒。曾見兩頭臘馬。自樹陰走出。忽復躲去。行十一点鐘以後。樹木漸疏。空氣之中。覺有鹹氣。知已近海。俄頃果見一道淺碧色。冉冉浮出地平線上。計東方川長不過五六邁。舟從流下。每点鐘約行一邁。未及正午。早已到了東灣。武安與莫科爭取千里鏡。極目東方。只見雲水蒼蒼。烟波淼淼。片帆何處。朦朧鳥渡之蹤。彼岸儼然。倏忽蜃樓之氣。武安雖非預料。這里定可望見大陸。到此也不免絕望。相顧恨然。因名他作欺騙灣。把舟繫住。上岸一張。這邊形勢。全與胥羅灣大異。既無沙灘阻岸。又無石壁撐天。只有無數巨石。層積疊布。就近細認。全是花崗石。美麗非常。處處有大小洞穴。頗適幽棲。若使胥羅船當日漂着這里。童子們那用費怎多功夫。纔覓得一個藏身地方呢。獨怪坡陰既當親到。見有如此幽洞。怎地不下居這里。細想也有緣故。他既住了法人洞。人情安土重遷。本不足怪的。三人各處行探。忽逢一巨石。狀似蹲熊。因名他巨熊石。高約百

尺。攀援而上。不容易躋了絕頂。回邊大勢。一目瞭然。四首西望。森林積翠。把家族湖遮了。南方只是一片沙漠。蜿蜒起伏。遠接低雲。閒見簇簇蟠松。幻成黑點。錯落可睹。北方水灣曲折。至一岬而止。有此以北。亦成一面沙漠。更將千里鏡轉注東方。仍是海濶魚躍。天空鳥飛。與舟中所見無異。望洋嘆了幾聲。正返身欲下。莫科忽率着武安道。你瞧。那那是甚麼。武安照他手所指處。細望一番。見東北方水天相連之際。有一小小白點。初疑是片雲。熟視長久。見他儼然如故。武安道。若不是山。怎能如此不動。若果是山。亦怎能如此浮現。是時日已斜西。更過數分鐘。那白點迷離之間。漸不見了。武安始終疑他是山。莫科佐克疑他是日光反射的影兒。一路閑談。不覺已到舟次。將途中所獵的鷓鴣炙了。充了晚餐。時方酉正。等到潮長。還有三點多鐘。莫科日間見左岸有許多「栖通巴銀」纍纍結實。垂涎的了不得。趁着空兒。獨自一人偷採去了。少頃歸到船上。卻失兩人所在。正在探頭張望。忽聞那邊樹裏。飲泣之聲。與怒責之聲。隱約入耳。噯呀。這莫是他兄弟。莫科且驚且訝。跟着聲浪尋去。至相距數步。驟然停足。見佐克伏在武安腳下。只是啼個不住。時天色雖已沈黑。卻是仲夏時節。那黃昏微光。尙足把兩人照



出。兩人却不知莫科潛來。莫科不好意思。急欲走回。卻已遲了。早把佐克對着其兄懺悔的話。無心聽得明白。知道佐克所犯的罪了。聞武安盛氣道。畜生。今日諸君流落這裏。都由你來。又聞佐克哭道。恕我罷。哥哥。恕我一時愚妄。武安聽着。半晌道。你常怕與諸君見面。原爲着這個緣故。我想諸君決不饒你罷了罷了。你不必告訴諸君。暗地設法。將功贖罪過罷。莫科不意聞了人家兄弟的密話。懊悔萬分。如今縱然決這川水。淨洗兩耳。亦斷不濟事。決意索性搶白了。反覺安心。無何。二人都歸到船上。佐克偶躲開。莫科乘間對着武安道。主公。我偶然聽見。武安正在低頭沈吟。聽着不禁失叫。道莫科正是爲人莫作歪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

要知武安說出甚麼話來。下回再表。

# 文苑

## 飲冰室詩話

吾少年同學中相與共晨夕最久者。惟番禺韓孔广布衣。即其著述自署捫蝨談虎客者。是也。孔广評隲人物最有特識。常在尋常人褒貶毀譽之外。嘗爲詠史絕句十餘章。其張子房一首云。悲智彌綸徧九州。空觀實證一留侯。功成撒手人天去。畢竟亡秦爲國仇。其陳龍川一首云。斬馬盜馬陳同甫。千古英雄僅見之。可惜漆光開眼日。醉時心事已飛馳。盖孔广謂子房爲國家主義中之樂天派。謂陳同甫爲儒生之有帝王思想者也。

孔广復有熱心一首云。熱心直欲爐天地。落魄依然一國民。病裏觀人原幻境。夢中化蝶是前身。交論血肉天應淚。相到皮毛馬不眞。我亦三千年睡足。東方雄辯已驚神。余昔在美洲時。從報紙中見此詩。酷愛之。顧不知爲誰氏作。後乃詢知其出我孔广也。黃公度嘗語余云。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洲。慣時勢之不可

爲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蒼萃成編。藉以自娛。即在湘所見之稿也。公度既不屑以詩人自居。未肯公之同好。余又失之交臂。未錄副本。近於詩話中稱其詩。海內外詩人貽書索閱者甚多。然急切無從覓致也。念其官日本參贊時。如重野安繹。森春濤。龜谷行諸君。皆有唱酬。又聞天南某氏曾在新嘉坡領事署鈔存人境廬詩一卷。余因徵之。東瀛南島。幸得數十篇。自今以往。每次詩話中可必有一鱗一爪矣。但所刊錄未必爲公度得意之作。要之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羣推爲大家。公論不容誣也。

公度嘗以光緒七年裁撤美國留學生爲中國第一不幸事。然至今日。尙有公然與留學生爲敵者。公度聞之。感慨又當何如。錄其罷美國留學生感賦一首。嘻。是亦海外學界一段歷史也。其中情狀。知之者已寡。知之而今能言之者益希矣。錄以流布人間焉。學生乎。監督乎。當道乎。讀之。皆可以自鑑也。豈直詩人之詩云爾哉……漢家通西域。正值全盛時。南至大琉球。東逮高句驪。有北同盟國。帝號俄羅斯。各遣子弟來。來拜國子師。皇帝臨辟雍。皇皇漢官儀。紛經出玉篋。寶蓋張丹墀。諸王立橫巷。百蠻圍泮池。於

戲盛德事。慨想軒輿義。自從木蘭狩。國弱勢不枝。環球六七雄。鷹立側眼窺。應制臺閣體。和聲帖括詩。二三老成謀。知難濟傾危。欲爲樹人計。所當師四夷。奏遣留學生。有詔命所司。第一選備秀。其次擇門楣。高門掇科第。若摘領下髭。黃背好八股。肯令手停披。茫茫西半球。極遠天無涯。千金不垂堂。誰敢狎蛟螭。惟有小家子。重利輕別離。紇千山頭雀。短喙日啼饑。但圖飛去樂。不復問所之。藍縷田舍奴。蓬頭乳臭兒。優給堂殮錢。榮頒行裝衣。舟人東西人。相顧驚復疑。此乃糞人子。胡爲來施施。使者挈乘槎。四牡光駢駢。鄭重詔監督。一一聽指麾。廣廈百數間。高懸黃龍旗。入室闔無人。但見空桌比。便便腹高臥。委蛇復委蛇。借問諸學生。了不知東西。各隨女師去。離雞母相依。鳥語日啾啾。庶幾無參差。就中高材生。亦有出類奇。其餘中不中。太半悲染絲。千花紅氍毹。四憲碧琉璃。金絡水晶柱。銀盤夜光杯。鄉愚少所見。乍見輒意移。家書說貧窮。問子今何居。我今膳雙雞。誰記炊屨屨。汝言盜無糧。何不食肉糜。客聞故鄉事。欲答顏忸怩。嬉戲替疑罔。游讎賀跋支。縱譚伊優亞。酣歌妃呼豨。吳言與粵語。病忘反不知。亦有習祆教。相率拜天祠。口嚼天父餅。手繙景教碑。樓臺法界住。香華美人貽。此間國極樂。樂不故蜀思。

新來吳監督。其錄喜官威。謂此泛駕馬。銜勒乃能騎。徵集諸生來。不拜即鞭笞。弱者呼  
暴痛。强者反唇稽。汝輩狼野心。不如鼠有皮。誰甘畜生罵。公然老拳揮。監督憤上書。溢  
以加罪辭。諸生盡佻達。所業徒荒嬉。學成供蠻奴。否則仍漢癡。國家糜金錢。養此將何  
爲。朝廷命使者。去留審所宜。使者護諸生。本意相維持。監督意亦憐。駟馬舌難追。使者  
甫下車。含怒故詆譏。我不知許事。我且食蛤蜊。監督拂衣起。怒喘竹筒吹。一語不能合。  
遂令天地隘。郎當一百人。一一悉遣歸。竟如瓜蔓抄。牽累何纍纍。當其未遣時。西人書  
交馳。總統格蘭脫。校長某何誰。願言華學生。留爲國光輝。此來學日淺。難言成與虧。頗  
有聰穎士。利錐非鈍植。忽然筵席撤。何異鞶帶褫。本圖愛相助。今胡棄如遺。相公答書  
言。不過別瑕疵。一旦盡遣撤。譁然稱我欺。怒下逐客令。旋禁華工來。溯自西學行。極盛  
推康熙。算兼幾何學。方集海外醫。天士充日官。南齋長追隨。廣譯奇器圖。諸器何夥。願  
惜哉。國學舍未及。設狄鞮。矧今學興廢。尤關國盛衰。十年教訓力。百年富強基。奈何聽  
兒戲。所遣皆卑微。部婁難爲高。混沌強書眉。坐令遠大圖。壞以意氣私。牽牛罰太重。亡  
羊補苴遲。蹉跎一失足。再遣終無期。日送海舟返。萬感心傷悲。

按美國留學生於辛巳年裁撤奏請派往者曾文正公墓



集學生者豐順丁日昌率往者吳川陳蘭彬後派出使大臣前監督高州區譚良新會容增祥  
後監督南豐吳嘉善其僚友為金某初率學生繼派副使為香山容閱備誌詩末以供參考

頃得上海一匿名書。白題東亞傷心人者。內新樂府一章。屬登報。讀之。香山西堂不  
過也。因急攬以實我詩話。惟葭蒼露白。伊人為誰。不能無缺望焉耳。空谷登然。尙希  
我遐棄。告以桃花源中人姓氏。豈勝忻慕。嘗鼎一臠。食指養養。瑯瑤之好。更望再  
詩如下

哀星軺 譏辱國也

使。臣。怒。使。臣。怒。使。臣。怒。阿。誰。不。怒。赤。阪。妓。不。怒。新。橋。女。大。夫。學。生。汝。太。不。曉。事。長。揖。  
空。階。求。不。已。不。是。龍。門。汝。誤。投。市。僧。認。作。韓。荆。州。從。來。市。僧。得。志。慣。橫。行。未。聞。獻。媚。  
蓄。意。殺。學。生。使。臣。當。日。好。肩。背。南。洋。負。米。東。洋。賣。相。公。堂。前。袖。獻。票。紙。王。爺。膝。下。跪。  
呈。扇。子。王。爺。心。緒。憂。肥。奴。旁。侍。喘。如。牛。親。捧。留。聲。機。器。奏。牀。頭。翁。在。街。頭。賣。卦。命。兒。  
走。上。房。司。門。政。兒。今。作。貴。人。紫。綬。金。章。襯。綠。巾。綠。巾。恥。富。貴。功。名。由。巾。起。吁。嗟。乎。素。  
名。不。愧。替。錢。死。



六

## 問 答

(十三)問。地輿一學。所關最大。僕于此學雖未深究。然每見異說。嘗竊誌之。以備參考。今以貴報第六號中國地理大勢論首揭曰。中國面積十五倍于日本云云。因以所知之說。錄呈高明。俾賜辨晰爲望。按中國面積十五倍于日本之說。亦僕所夙聞。而不知其所本。曾見龔古愚地輿圖攷云。皇朝一統。雖藩封不計。而幅員之廣。已南北相距五千六百九十五里。東西九千二百八十里。截長補短。約得三十兆三十五萬八千有奇方里。天津日日新聞云。十八省計地一千三百十二萬萬三千餘方里。又同新聞載林氏獬閩中女學會述畧曰。一百五十三萬四千九百五十三方里。僕聞之于日本一友人。據西洋漢地輿書云。支那東部得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五方英里。而日本通行本之世界新地圖云。支那本部一百三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四方哩。按此亦以英里計者合滿蒙西藏準噶爾東土爾基斯坦計四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一十一方哩。以上諸說。言人人殊。而與貴報十五倍于日本之說。亦無一合者。貴主筆博極羣

書。遨遊遍天下。當必有確說以折衷之也。(笨庵)

(十二)答鄙著所述。亦偶依舊籍。未經深考。今承糾正。惶謝何如。日本地誌之作。以上萬次郎所著爲最名家。頃覆查其大地誌。據云中國大於日本二十七倍。復列一比較表。則日本面積二十七萬方里。中國面積七十萬方里。中國本部則二十萬方里也。皆計日本里日本一里當中國七里有奇前人屢稱十五倍者。殆專指本部言歟。鄙人晚學。於普通學。未經按規則以從事。見笑大方者不少。望海內君子更辱教之。(飲米)

(十四)問。貴報第九號言讀東書有簡便之法。慧者一句。魯者兩月。無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其法若何。乞賜還答。幸甚。(山陰孫鄭齋)

(十四)答。眞通東文。固非易易。至讀東書能自索解。則殊不難。鄙人初徂東時。從同學羅君學讀東籍。羅君爲簡法相指授。其後續有自故鄉來者。復以此相質。則爲草率文漢讀法以語之。此已亥夏五六月間事也。其書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畧草率殊多。且其時不解日本文法。謬認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親友。不敢問世也。後鄙人西游。學生諸君竟以災梨棗。今重數版矣。而一覆讀。尙覺汗顏。頃乞羅君及一

二同學重爲增補改定。卷末復用此法譯東籍十數章以爲讀例。既將脫稿矣。將與鄙著東籍月旦及羅君新著和文奇字解合印之。名曰東學津逮三種。竊謂苟依此法。不求能文而求能讀。則慧者一句魯者兩月之語。決非夸言。印成後更當乞教。今恕不具。(飲冰)

(附)答蘇州徽劫生(原書畧)

辱書感佩無量。所規飲冰室詩話中。文士窠臼。不克檢點淨盡。誠如大教相愛相勉之言。敢不服膺。此後謹勿復蹈也。他日有繆悞。仍乞毋吝誨言。無任延佇。賜書無佳址。謹附報奉復。(飲冰)





## 中國近事

◎諭令簽押 政府有旨諭令呂盛兩稅約大臣將所定中英商約簽押。聞兩欽使即擬于昨二十七日畫押云。

◎學務支應 京師近設一學務支應局。凡京師各處學堂應用之項。皆由此局撥給支用。聞局所係設于耶家胡同中學堂之內。

◎學校設司 直督袁宮保以直隸省會暨各府廳州縣獨立學堂。端緒紛繁。必湏有人總司學務。特奏設學校司。設督辦一員。以董其成。其中區分三處。一專門教育處。一普通教育處。一編譯處。各置總辦一員。分理其事。奏保在籍前湖南按察使胡景桂為督辦。翰林院庶吉士丁惟魯為專門教育處總辦。北洋學習翰林院編修王景禧為普通教育處總辦。并暫兼編譯處總辦事宜。

◎奏陳新政 肅親王曾于昨十七日具摺奏陳新政事宜。其最要者共有五端。一宜獎勵海外游學諸生。一宜擴充海陸各軍及各省警察。一宜大興工藝。如機器製造類。

織棉布等。一宜嚴定敷設鐵路權限。不准濫許外人。一宜通飭各省。議訂防匪善策。以期消患無形。

◎大學招考 京師大學堂章程。雖經奏准。惟今歲止能先將師範學堂及仕學院開辦。仕學院專招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以下諸生。在京城招考。師範學堂。則大省取七名。中省取五名。小省取三名。由各省督撫于八月歲招考。考取後給予川資。咨送東城。

◎交路延期 關內外鐵路。本訂于七月十一日交還。茲聞忽爾變議。至今未有准期。其故蓋有二焉。一沿鐵路車站。應派華兵駐守。胡燏棻擬派二千名。英國只准五百名。此事未定。故屆期所以不交也。有云。實由俄國暗囑法國阻撓。因自牛莊至山海關相近處。中有一段。乃俄國借款。恐不能到手故也。

又聞鐵路未交之故。實俄人有不願早交之意。因鐵路一交。俄于牛莊即少入許多款項。而又迫于英人已許。碍難堅執。乃托詞于十一日係為英人所許。未與俄謀。俄非英屬。豈有英步亦步。英趨亦趨之理云云。

又聞其中爲難者尙有一節。蓋關內外鐵路。與山海關萬里長城兩傍之車站。本不聯絡。庚子之亂。俄人即將該處城垣拆毀。敷設鐵路。使兩路得以連絡。故此段鐵路。約二里許。既不屬關內。又不屬關外。刻俄使即向中國全權聲言。不肯交還此段鐵路。又聞瞿鴻禨胡燏棻曾于十六日會同往見俄使。詰其關外鐵路當于何日交還。乃俄使竟藉口線路附近馬賊猖獗。游移其說。不肯逕許。

又聞法國亦生齟齬。謂天津保定一帶鐵路。原爲法國人修築。該路權利。應歸法人獨攬云。

◎商派遊歷 近聞袁世凱密商于某國公使。請選派學識均優之某國人數員。以遊歷爲名。赴某某一帶地方。查看俄人動靜。其一切資斧。皆由袁供給。聞該公使業已允爲照辦。并深佩袁之深謀遠慮。能知大體云。

◎駐俄使電 駐俄欽差胡惟德。日前電達外務部云。接俄外務照會。稱恰克圖庫倫等處。盜匪充斥。有碍商務。將調可薩克兵駐防土謝圖境。以資保護云云。雖經堅辭拒絕。而彼藉口保商。意在必行。務請速咨該將軍都統添募若干營。分防各處。以清盜匪。

庶可杜其口實。否則恐非筆舌所能挽回云云。

◎得一失一。當各公使議還天津時。某公使動輒擊肘。逮王之春得巡撫廣西之命。參議約文諸事。遂皆易于就緒。外間頗疑之。茲聞當時王曾與某使訂定密約。以廣西半省爲酬。求其贊成天津之議。故某使即時改易政策云。獨惜挽回者天津一埠之權。失去者廣西半省之權耳。

◎要求金礦。俄人近向外務部要求承辦東三省金礦。願以十成之一報効中國政府。外務部某公將允。某總辦聞之。力阻此議。謂即使以八成歸商。二成歸官。華商亦未有不願承辦者。何必讓與俄人。

◎整頓侍衛。徐侍御德沅呈遞封奏條陳整頓侍衛處其大意謂武科侍衛除值日外。無事可辦。其中束身自好者固不乏人。而不知自愛之流。亦復不少。應請仿照翰林院章程。嚴定功課。能文者試韜鈴策論。不能文者習測量槍砲。優者量加升擢。劣者予以處分云云。聞已奉旨交領侍衛內大臣核議。因設館置器。籌款維艱。殆將作罷論云。

◎墾務難興。侍郎貽穀辦理東三省墾務。至今尙無頭緒。雖查得私墾之地甚多。然



非曰教產。則曰蒙民。且多已質于俄人。爲俄領事收租之地。頭緒繁多。無從著手。聞儘就現查出之地。其中已多與俄人轉轄。非三四十萬金不能贖回云。

◎試辦農務 近有日本留學生歐陽穎胡宗瀛兩君。具稟于直督袁宮保處。請在直省。先行試辦農務公司。以爲各省表率。以期推行全國。並附呈所擬章程九則。均甚詳妥。聞宮保大爲嘉納。已批令與農務局籌商會辦矣。

◎永遠監禁 宋伯魯在陝被拘。奉旨交地方官管束。已紀前報。茲聞陝撫升允奉旨後。又復奏陳。略謂該革員不安本分。罪惡昭著。應如何加重辦理。伏候聖裁等語。故又奉旨著永遠監禁。

◎張園會議 昨十九日午後上海志士在張園安愷第聚會。約二百餘人。所議擬辦協助亞東遊學會。聞擬專派會員親赴東京。商定將來中國人願入成城學校者。可以徑由會中保送。以免內地有志遊學者。因入校艱難。懷疑裹足云云。

◎連英有子 李連英有兄弟三人。各以一子過房與連英爲嗣。李皆爲捐納郎中。分部行走。李福德分兵部。李福立分刑部。李福海本月亦辦驗看分部。三人皆少不更事。

捐官後始遍處向人探詢。某部有何差使。有何好處。現在李福德已得兵部司務廳辦差。惟刑部得差須較資格淺深。科分先後。絲毫不能遷就。將來李福立必須別尋保舉云。聞此事京中大招物議。有謂係連英親子云。

◎教士被害 湖南辰州近起一教案。因該處疾疫甚盛。教士于各處佈散醫藥。有服之無效而死者。于是土民紛紛謠傳。謂教士施放毒藥。糾眾攻打各處教堂。教士被害二名。英領事聞信。即致電湘撫及洋務局詢問。而官場茫然不知。蓋未據該處地方官稟報也。湘撫得電後。迅派勇丁前往彈壓。英領事館亦派兵艦赴岳。擬逕駛常德登陸赴辰查辦云。

## 海外彙報

半月大事記 西曆八月  
下半月

▲十五日路透電。法國比利丁尼地方。天主女教士現仍抗諭不遵。法大臣坎姆士君曾在內閣言及彼等違抗諭旨。非天主教有意反抗。實法廷舉動急烈。有以致之也。

同日電。紐約某報稱美政府現議將海地及聖都明谷兩島連合。

同日電。俄國奧打沙來電。稱滿洲霍亂盛行。西伯利亞鐵路人員因疫辭者甚衆。華人死者亦多。哈爾濱附近村鎮爲之闕無人跡。

▲十七日路透電。英皇曾以金十字架一枚。頒給倫敦大禮拜堂。

同日電。英國士必黑海口水師大會。計兵艦一百零八艘。由提督六人統帶。軍容整肅。是日天氣亦甚晴和。

同日電。杜將底拉利寶薩底威特三人。已抵首占姆吞地方。皆承洛伯基青納兩元帥及理藩院大臣張伯倫熱心歡迎。且蒙英皇賜閱水師大會。惟三人並未遵諭前往。

同日電。澳大利亞上下議院議定章程。許婦人有公舉議員之權。

同日電。蘇格蘭克來的克某廠承造日本裝甲戰艦兩艘。

▲十八日路透電。波斯國王現抵英國刀孚爾地方。英皇諭令康諾親王前往代迎。

同日電。杜將寶薩底威特底拉利三人。帶同參贊一員。由倫敦恭詣御艇。謁見英皇。是晚仍返倫敦。

同日電。洛伯基青納兩爵帥在首占姆吞地方。與杜將等同乘小輪而至御艇。由基帥帶領謁見。曾蒙英皇溫諭。惟不提及政事而已。約一刻鐘杜將即告退。仍同基帥至各兵艦遊覽一週。

同日電。西印度拖利賽羅海島。因火山爆發。全島人民百五十人同歸于盡。

▲十九日路透電。日本及英屬各國派往會操各兵艦。已由英國分道返國。

同日電。波斯王現已行抵倫敦。由英太子代為迎接。波王隨帶侍衛乘車抵毛爾白柳宮。一路皆有英兵排隊迎接。英臣嘗在皇宮設筵恭請波王。

同日電。杜國三將已往荷國。不久將返倫敦。其行抵荷國時。荷官頗熱心相待。

同日電。法廷欲將教門封閉。遂有非尼士太地方三城人民約數千人阻撓。法兵因是入屋將各人逐出。各人口中高歌。并將穢物亂擲。有某官因不奉行諭旨。將女尼逐出。被囚于砲台之內。

▲二十日路透電。杜將行抵荷國時。衆皆熱心恭迎。惟道路觀者稀少。且不甚踴躍。同日電。法廷欲將非尼士太地方教門學堂封閉。致人民與法官抗拒。已有二十七人傷斃矣。

同日電。駐美日公使曾對法廷述稱日本并無意佔守太平洋米威惠克兩島。同日柏林電。瑞士國現在禁止女尼不准在國內居住。

同日電。一千九百一一年。德國出款較進款多四千八百五十萬馬克。

▲二十一日路透電。英皇今日乘坐御艇西。發將向英國沿海岸而行。夜則停泊海口。至蘇格蘭亞伯丁城爲止。並往該處巴爾姆羅兒砲台遊覽一週。

同日電。杜將等曾往尤脫勒治城謁見前杜國總統古魯家。後即返荷京。初議欲往荷比兩國遊歷。今已作爲罷論。現已起程邁返倫敦。俟至理藩院商酌後。即在英國



遊覽。

同日電。南非洲開普殖民地總督在該處議院宣言。將擬章程禁止亞細亞人非英籍者前往該地。又傳出章程。每年開普殖民地助國家水師費五萬金磅。

▲二十二日路透電。英皇已諭准建設英國大書院一所。專課史學哲學博學等科。

同日電。杜將克耶治及其夫人并杜人千名。已由聖希連島乘輪返南非洲。

同日電。英屬開普議院有議員二十二二人。以總督士及力未孚衆望。欲圖調去之。已舉士麥脫爲領袖矣。

同日電。俄國海軍部核計自前年開築西伯利亞鐵路以來。航業進款。減少二百五十萬羅布。

同日電。俄皇近下諭將二月時墨斯科滋事遣戍學生調回。

▲二十三日路透電。斯丹達報駐俄訪事函稱。滿洲俄兵。能否踐約如期撤退。全觀俄人在黑龍江南岸之去留。蓋俄人以黑龍江南岸交還中國。有碍俄國地勢。俄京官場均望將黑龍江南岸仍歸入興安嶺管轄云。

同日電。太晤士報駐美訪事電稱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子爵曾行文加拿大政府力駁其加倫布省所行禁止日人之例。語意甚爲激烈云。

同日電。開普會所第二次將議院及戶部賠款章程宣讀衆知矣。

同日電。開普首相士皮力稱下禮拜可將軍律再行宣示。

▲二十五日路透電。法政府現擬在中國之廣州灣地方設一水師屯集基地。估值約需費百二十五萬金磅。

同日電。俄國某報近著論稱俄國現正應派員赴阿富汗國內講求通商。并派兩使駐紮該國哈布爾京城。是爲當務之急云云。

▲二十六日路透電。俄政府近出示將由中國入口茶葉每磅加抽三羅布。

同日電。美國兵官米爾將軍現往菲律賓查看軍務。

▲二十七日路透電。意大利王行抵卜士坦皇城時。德皇歡欣迎接。

▲二十八日路透電。美總統羅斯福近在曼省某地演說。極贊前總統們羅主義。謂我合衆國應永遵守。勿使美洲爲歐洲各國殖民地云。

同日電。小呂宋毛勞地方。連次地震。該處與美國兵營甚近。傷斃土人六十名。美人則無一罹其災者。

同日電。前傳俄人加抽進口茶稅。係每鋪打加抽三羅布。非言每磅也。（案俄國一鋪打。當英國四十磅。）

▲二十九日倫敦電。印度政府擬建設孚耶茲他。奴美基間之鐵道。以爲抵制俄國。同日電。德皇昨在卜士坦宴饗意皇。并因三國繼續同盟之紀念。特贈意相沙那底以一勳章。

同日電。基魯斯氏新設一製糖局于烏亞孚華地方。該資本金五百萬元。

▲三十日西貢電。印度加魯列茲他地方。因患洪水。致淹斃數百人。

## 餘錄

## 上蔡公使書

欽使大人節下。日前迭來晉謁。未覩鈞顏。不數日間。乃日人遽來干涉。有吳孫二君退去之命。諸生惶恐。莫知所爲。不揣冒昧。敢竭愚忠。爲左右陳之。吾國晦盲否塞。孱弱極矣。內亂外侮。環視迭起。兵戈死喪之慘。牛馬奴隸之悲。中原四顧。爲期匪遙。我生不辰。罹此巨厄。嗟乎。上下之人。亦可以知所鑒戒。急圖救死矣。今同國之人。來寓斯土者。上有欽使。下有學生。爲欽使者。當如何竭誠盡忠。以稱其職。爲學生者。當如何勉強學問。以成其身。而欽使之與學生。當如何相勉相勸。期各致其力。以報其國家。故設欽使。漠視學生。以學生爲不足恤。知己之可以爲力而不爲。或爲焉而不力。是欽使負學生。負學生。即負國家也。設學生薄視欽使。以欽使爲不足恃。知欽使可以爲力而不請。或請焉而不堅。是學生負欽使。負欽使。即負國家也。欽使不願學生負國家。學生亦豈欲欽使負國家哉。乃知事有大謬不然者。吾國留學生欲學陸軍。必入成城學校。入成城學

校。必欽使咨送。是成例也。邇來有私費學生數人。求請咨送。未蒙俞允。竊謂私費留學。宜蒙獎勵。乃反遭擯斥。是何意耶。賢者用意。良非下愚所知。意者節下駐劄此邦。職重外交。故學生入學一事。可置之不問乎。然已入成城諸生。皆經咨送者也。抑官費學生。有王公大人之恃。當垂青眼。私費學生。下賤者多。宜遭白眼乎。然成城諸生。未嘗無私費者也。抑隆軍定額。節下預有成算。成城諸生。學成而歸。已足干城之選。餘者可概置不理乎。抑後來諸生。均有宿仇。不宜輔虎以翼乎。數者均小人臆度。君子諒不出此。然可以爲力而不爲。學生等疑惑不解者一也。吳敬恒孫揆均等。亦留學生耳。熱心愛國。不忍坐視。於是有聯名環保之議。經吳京卿之請。而承節下允准。惟不願親自保送。逕以環保諸人向參署保送。該署因與向例不符。即行駁回。而節下不圖更正。延閣至今。夫始不肯送。繼因不得已而送。乃又不自保送。致參署照例駁回。而又不思更正。種種阻抑。學生等所疑惑不解者二也。吳孫二君。因此入署請謁。面陳衷曲。時因欽使適有要公。無暇接見。吳孫等忍飢以待。自午至夜。無有倦容。旣得賜見。坐地陳辭。未嘗失敬。至力爭辭職等語。緣節下非喜譽忠直者流。故不自居于失言之列。况父有諍子。君有



諍臣。古人以爲美談。載之史冊。吳孫之言。何以異此。上足追古人之遺風。下足矯當今之諛習。乃節下不察。始而忿不可遏。拂衣而去。繼而電請警察。押入警署。夫學生本國之學生。警察外國之警察。藉外人之威力。欺本國之學生。稍有人心。當不出此。而節下竟毅然爲之。是學生等大惑不解者三也。翌日復有學生二十餘人。相率求見。而警察林立。如臨大敵。被捕者復有數人。辱士辱國。莫此爲甚。數日前日本政府遽命吳孫二君退去。警察遮護。無異虜囚。嗚呼。逐吳孫二君。辱學生。小事也。欽使與學生交涉。而日本政府。強行干預。失國權。大事也。使退去之令。出于欽使之請。是欽使惟恐國權之不失。而求外人奪我權也。是惟恐學生有志。惟恐學生熱心。已無辭摧殘熱心有志之學生。假手於外人以償私志也。是惟恐熱心有志之學生。忠君愛國。君祚長。國勢強。已不能爲貪官污吏。故挫辱之。使無所成也。是惟恐熱心有志之學生。國家必愛護之。辱士辱國之臣子。國家必懲罰之。誣以國罪。治以國法。無從爲計。故不惜失國權而使外人治之也。嗚呼。如是者。尙得謂人乎。賢明如節下。豈忍出此。是必外人無故而干預也。然事經數日。豈不知之。而漠不動心。一無所謀。是學生等大惑不解者四也。要而言之。學生欲

入成城學陸軍。學生未嘗自暴自棄以負國家也。環求咨送。堅請不已。未嘗薄視欽使。以負國家也。吳孫二君。不忍旁觀。始而懇求。繼而諫諍。終而受辱。是厚待同學。重視欽使。熱心愛國者也。而節下始則不允咨送。繼則不肯親送。是失職也。負學生負國家也。不責已之不盡職。不咎已之不納諫。反召外國之警察。捕本國之學生。及學生受無故被逐之大辱。仍袖手緘默若不聞。是大負學生大負國家也。前事往矣。節下忍以之待學生者。學生決不忍以之待節下。來者可追。今學生請之。願節下允之。欽使職重外交。非專爲留學生一事而設。然欽使自有照料留學生之責成。留學生萬無要挾欽使之情理。若欽使不失其責成。學生何從而要挾。欽使苟失其責成。學生有懇請之實。自不得避要挾之名。此次鈕瑗等九人。尊諭本云。徐圖轉圜。但徐而又徐。久之又久。吳孫二君既冒昧而受巨辱。諒節下必不因此而貪前言。仍請照例咨送。俾遂鈕瑗等入學之願。書至此。又見第二次尊諭。因有革逐劣生辭退狂生在內。故礙難咨送云云。夫無論革逐辭退不當其罪。改過即謂無過。古聖明訓。夫人知之。即不邀寬宥。而九人中除劣狂諸生外。可不容波及。仍請照例咨送。以正吳孫等急迫之罪。以明節下愛惜撫慰之心。此毓塗等所懇求者一也。吳孫等初次求見。有力爭辭職等言。是規諫非謾罵也。尊諭稱之曰謾罵。盡舉其詞。以服

人心。伊等多名列膠庠之士。或登桂籍。或任方州。非若買豎賤販者流。左棄篋筐。右拉組符之比也。况爲入學之事。特來請謁。以禮列坐。長跪謹對。毫無失敬之容。而尊論中稱之曰突入。曰闖入。曰索送。曰要勒。非擬稿者措詞失當。即深文周納。藉曰有之。而使館爲治外法權之地。何損于日人。而日人干預之耶。至道上行走。通衢闊達。區區數十學生。豈寔不能容。而日本政府罪之曰妨害治安。竊所不解。即曰妨害。數日之內。前後趨謁節下者。不下百人。吳孫所識者。僅居其半。而獨以妨害爲二人罪。是何以故。雖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此列強外交家之要訣也。彼日以進。我日以讓。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涓流不息。將成江河。心所謂危。不敢不告。惟有仰求節下具文駁詰。聲明前事。囑其收回成命。彼如不允。則力爭。力爭不允。則要挾以辭職。欽使所以盡其職者在此。所以報國恩者在此。不然。學生求見欽使。彼即下令斥逐。求見欽使者益衆。被斥逐者亦益衆。勢必盡逐而後已。學生旣盡。將繼之以商人。商人旣盡。將繼之以欽使。緬想前途。怒焉心傷。因循任之。勢必至此。學生等所懇求者二也。所陳四惑。所求二事。容後趨謁。從。恭聆訓誨。當言不言。學生即爲負國之民。當爭不爭。欽使即爲負國之臣。據理而論。

以身徇道。當仁不讓。雖死無悔。嗚呼。醫拳要君。左氏美之。言論自由。文明公理。國步艱難之日。非阿附諂諛之時矣。專肅敬請崇安。統希荃照不宣。留學生秦毓濠。張肇楨。吳榮墜。胡克猷。楊我江。夏士驥。許家澍。鈕瑗。顧乃珍。沈宏豫。仝上言。七月初九日。

## 上振貝子書

加拿大葉恩來稿

欽差貝子大人閣下。敬稟者。竊商等旅居異域。遠離故邦。瞻望宮闕。如在天際。下民喁喁之私。無由上達也久矣。頃聞貝子以天潢之貴胄。作周道之皇華。慶加冕于英京。拓遊踪於美地。斯誠本朝二百餘年來未有之異舉也。本朝舊例。親王不得出京師三十里外。督撫出城。雖如漢口武昌之近。必須奏請。求其周知外國之故。洞悉民間之情。蓋其難矣。而貝子獨以王子之尊。出遊列國。得觀歐美之文明。以擴胸中之見識。商等不惟爲貝子幸。且爲國家慶也。蓋自通商以來。外釁屢啓。屬國盡棄。沿海開埠。害入腹心。甲午之役。陵寢躪于戎馬之足。庚子之亂。宗廟翻夫五色之旂。乃至宮闕泥塗。衣冠溝壑。變輿驚而西狩。烽火達于長安。幸賴如天之福。和議就緒。得以復還舊京。漸延殘喘。若斯之禍。皆由宮廷樞府。庶職百僚。數十年來。狃于祖宗之法。祇以富貴爲樂。不通天

下之大勢。不思因時而變通。始于自驕。終于誤國。密于防民。疎于弭外。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識民間之疾苦。苟且偷安。因循度日。前轍取亡。可爲太息。然而今日之危亡。尤有甚者。請爲貝子陳之。蓋國所以立。惟民是依。列邦之稱富強者。不曰國君之力。國臣之力。而必曰國民之力。民族之力。西國何以稱國民。不稱國君如是。以中國之賤士媚臣觀之。豈不駭爲尊卑紊亂。本末倒置也哉。然先儒之言曰。國家之本在人民。西哲之言曰。無人民則無國家。蓋國家者。因人民而立。人民衆多。不能不公立政府以代治之。君若臣。代民治事之人也。代民治事。則國家之大事。必聽於民間之公議如何。而後君若臣行之。裨益國家。於是乎有議院之設。而猶恐國基不鞏固。君民之間。不相親愛也。於是乎有憲法之立。上下臣民。悉守憲法。君不輕民。民愛其上。君臣一心。上下一體。故今日列強之國。雖謂萬年無禍亂可也。今朝廷之於民也。如防盜賊。如待奴隸。既不代行改革。授人民議政之權。而又日夜抽捐。敲膏吸髓。嚼盡其財。利則無有害。則盡歸於民。樂則無有苦。則盡歸於民。民雖至愚。豈其堪此。觀各省紛紛告變。莫不由培克民財所致。民不聊生。挺而走險。其事可惡。其情亦可憐矣。



然而朝廷政治上。有種種之不平。殊足令天下士庶。扼腕而咨嗟者。其禍方未有艾也。何言乎政治上之不平。請一言以明之。曰滿漢之界未去。雖日事練兵。日言新政。日加警察。終亦必亡而已矣。何也。父兄防其子弟如盜賊。則其家必亡。朝廷視其人民如奴隸。則其國必亡。歷覽亡國之史。未之或爽者也。本朝龍興遼瀋。入主中夏。踐漢人之土。食漢人之毛。府庫之財。則漢人供之。勞苦之事。則漢人任之。有大災難。則漢人救之。有大禍亂。則漢人平之。政府安坐其上。垂拱太平者。二百餘年。漢人之爲功于本朝。可謂至矣。然而宮庭樞府。待我漢人者。尤有間焉。一則戊戌之推翻新政。一則今日之假行新政。二者皆因滿漢之界未去。而不知國之安危。俱繫于此。此界不去。未有能久安長治者也。夫以戊戌之行新政也。乃以臺澎既割。膠島繼之。中國土地。既日就于漸滅。大清威靈。不日增其衰頹。皇上有鑒于此。故決然排衆議而行之。百日之間。百度維新。中外愛戴。列國咸以中國即強相賀。誠以強中國即強大清也。乃爲賊臣所廢。誣之曰。維新者保中國不保大清。與剛毅漢人強滿人亡之謬說。恭親王練兵以防家賊之毒謀。皆發滿人之口。其傷天理害情人。謬妄固不待言。今試問大清在中國之中乎。抑在中國

之外乎。中國是大清乎。抑不是大清乎。若中國非是大清。大清非在中國。則可曰中國自中國。大清自大清。今入漢人之中國。而反客爲主久矣。因漢人之中國。改號爲大清久矣。是中國大清。原無分別。漢人滿人。不啻同處一室。休戚相關。不能歧異。中國保則大清亦保。中國不保則大清亦必不保。未有中國不保而大清能獨存者也。乃推翻新政之案。竟以是語爲題。無他。諸人皆存謬見于胸中。謂維新有益漢人。有損滿人而已。商等姑不具辨。但觀戊戌八月以後。維新已推。皇上既廢大阿哥。既立訓政之策。亦既垂則大清宜即強矣。乃何以武衛全軍數十萬之師。縱拳滅洋。一戰而失津沽。再戰而失京畿。兩宮出走。倉皇西。兵追入晉豫。大清之祚。不絕如縷也。毋亦阻止維新。妒忌漢人之故乎。夫以阻止維新。妒忌漢人之故。數十代祖宗所傳之寶器。積蓄之精華。俱轉入異邦人之手。邦畿首善之區。咸有洋兵駐紮。與政府駐防各省無異。與爲他人之屬國無異。宮庭樞府。觸目既非。萬壽山前之月。頤和園內之花。其有不撫景悲傷。臨風惆悵者乎。竊意政府諸公。追思肇亂之由。必有淚下沾襟。痛定思痛。發奮圖治。力洗前愆。以爲善後之策。以服中外之心者。乃真行維新之。皇上。仍然無權。首倡變法之新

黨。依然錮禁。其手執大柄。假行新政者。乃昔之統武衛全軍廢。皇上惡新政扶拳匪。滅洋人保大清而不保中國之人也。夫果欲保大清。則東三省者大清發祥之地也。蒙古新疆者大清創業首先歸附世僕之封土也。今則今日言割東三省。明日言割蒙古。後日言割新疆。棄其祖宗所艱難手創之大清。不遺餘力焉。不知出于宮庭。爲保一族之計乎。抑出于樞臣。私爲保一身之計乎。樞臣爲一身計。而割祖宗發祥臣僕故封之地。則是賣國。官庭爲保一族計。而割祖宗發祥臣僕故封之地。則是棄國。蓋民之所仰望而保護之者朝廷。朝廷不爲實行新政。開民智。伸民權。阜民財。振民氣。與萬國並立。是務。而徒棄其疆土。以託庇俄人宇下。以求自己一族之安。天下臣民。其謂朝廷何。是使之聞風而解體也。夫今國基日動搖。外交日緊迫。殆哉岌岌矣。然而猶據有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疆土之廣。人口之衆。雖歐美强大之國。未之能及焉。誠能勸垂暮之慈宮。歸政于眞行新政之皇上。更召用深明新政之新黨。實行改革。不事因循。歲月之間。必有大可觀者。十年之內。天下莫強矣。商等不解政府諸公封疆大吏何以絕口不言。而專以賣國棄國爲事。羣虎耽耽。豈求一國爲庇而遂可安乎。是直招羣虎入

室。而求盡其骨肉而已。朝廷私求外國之庇。是先棄其臣民。臣民亦何不可求外國之庇。而棄朝廷乎。是相率而亡國耳。亡國之慘。民亦何堪。商等尤不解今日宮庭樞府迭經大亂。而猶不醒悟。尙以園囿絃歌嬉笑晏安爲樂。假行新政。以欺民人。私割疆土。以求自庇。而不知危亡之在即也。昔波蘭印度緬甸安南。其初在上者皆以外國爲親。與民人爲仇。乃今其帝王之族。下儕匹夫。所享權利。或不能望齊民。則棄民而不發奮者。又何爲乎。殆其亡國爲布衣乎。且夫今日列強並立。無不以民族帝國主義爲方針。故其國民團結。視國家爲一體。競競焉與萬國爭強。今滿漢也。皆黃種也。同一民族也。同一民族。則宜團爲一體。不宜歧視。爲令天下各州縣開地方自治議會。准其自治。久之開各省議會。又久之開議院于京師。確立憲法。漢滿民族。同擔義務。同享利權。則中國不數年而強。大清之統不萬年而存。未之有也。若棄此不務。而徒下滿漢通婚之議。以圖欺飾。其情不相洽。志不相孚。如故耳。豈有濟哉。况皇上無權猶昔。內外官吏藉賠款之名。抽剝民財。以飽私囊。所在皆是。天下之民苦矣。恨入骨髓矣。而政府猶是昔年縱拳釀亂之人。一切新政。僞而不行。行而不實。實以生亂。欲國之不亡。不可得已。商等

身在異邦。心懷故國。念國家盛衰興亡之故。惻然于中。今因星輅戾止。謹舉其大端。以效芻蕘。異日歸國。請敬告我后。誠使我國有維新之日。商等願忍死須臾。以觀太平也。又華人經商各國。時有被人禁逐之慘。轟斃之慘。每歲數十計。欽差領事。從無伸理。國勢不强。人民受害。言之可爲寒心。然民心猶固者。則望 皇上復出維新。中外推服。國基一振。民志得伸耳。不然。在國內者必受瓜分。在國外者亦遭鎗斃。數年之後。貝子雖欲從容而享今日之尊榮。豈可得哉。商等誠不忍見銅駝在荆棘中也。冒昧上言。不勝屏營之至。敬請鈞安。旅居美洲各埠代表人加拿大葉恩等稟